

經濟史

經

濟

史

觀

世界

叢書

仁壽印

美國塞利枚

陳石亨譯

陶履恭校

上海商務印書館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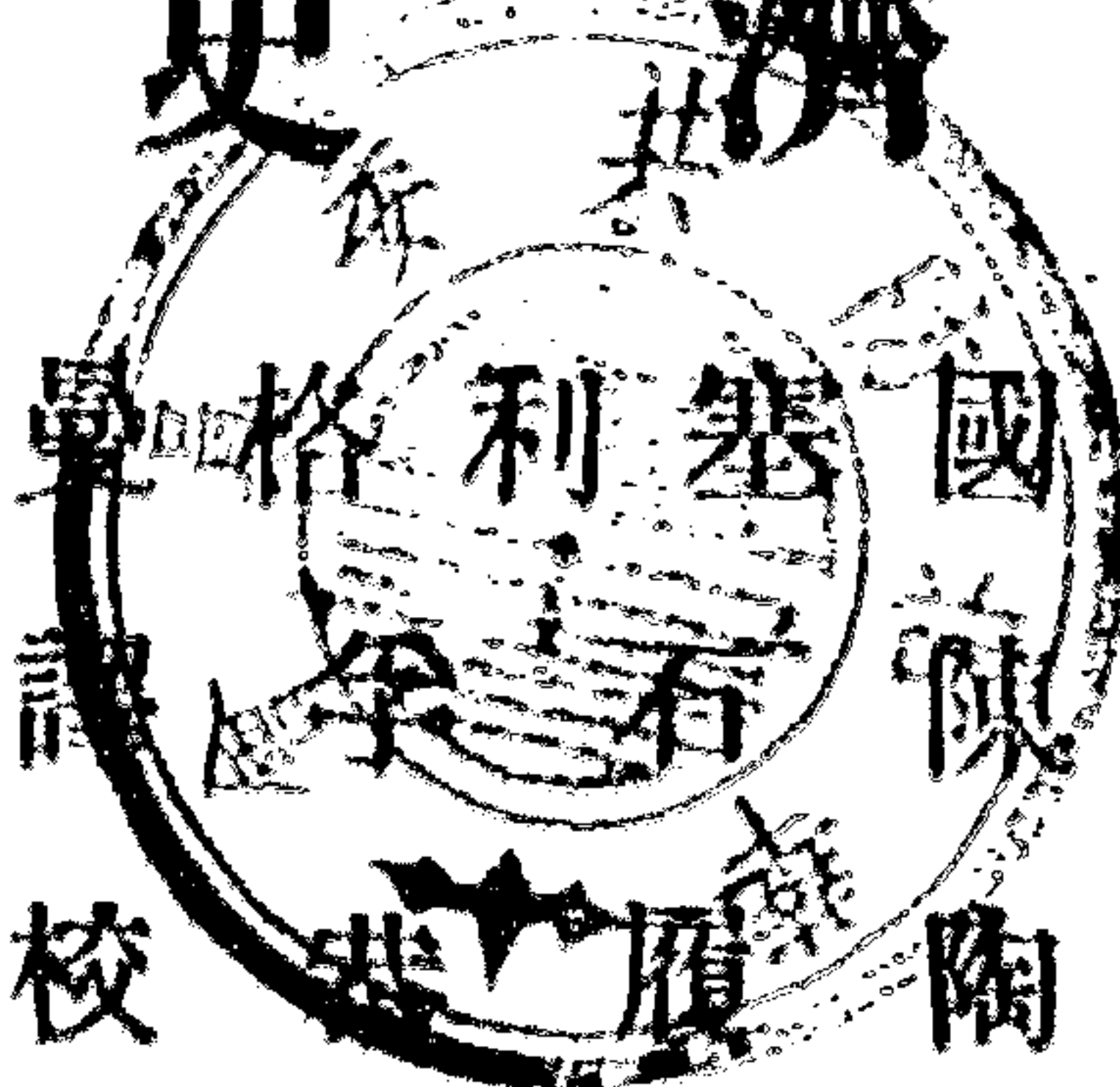
550.1
686
2

~~A-083~~

書叢界世

觀史濟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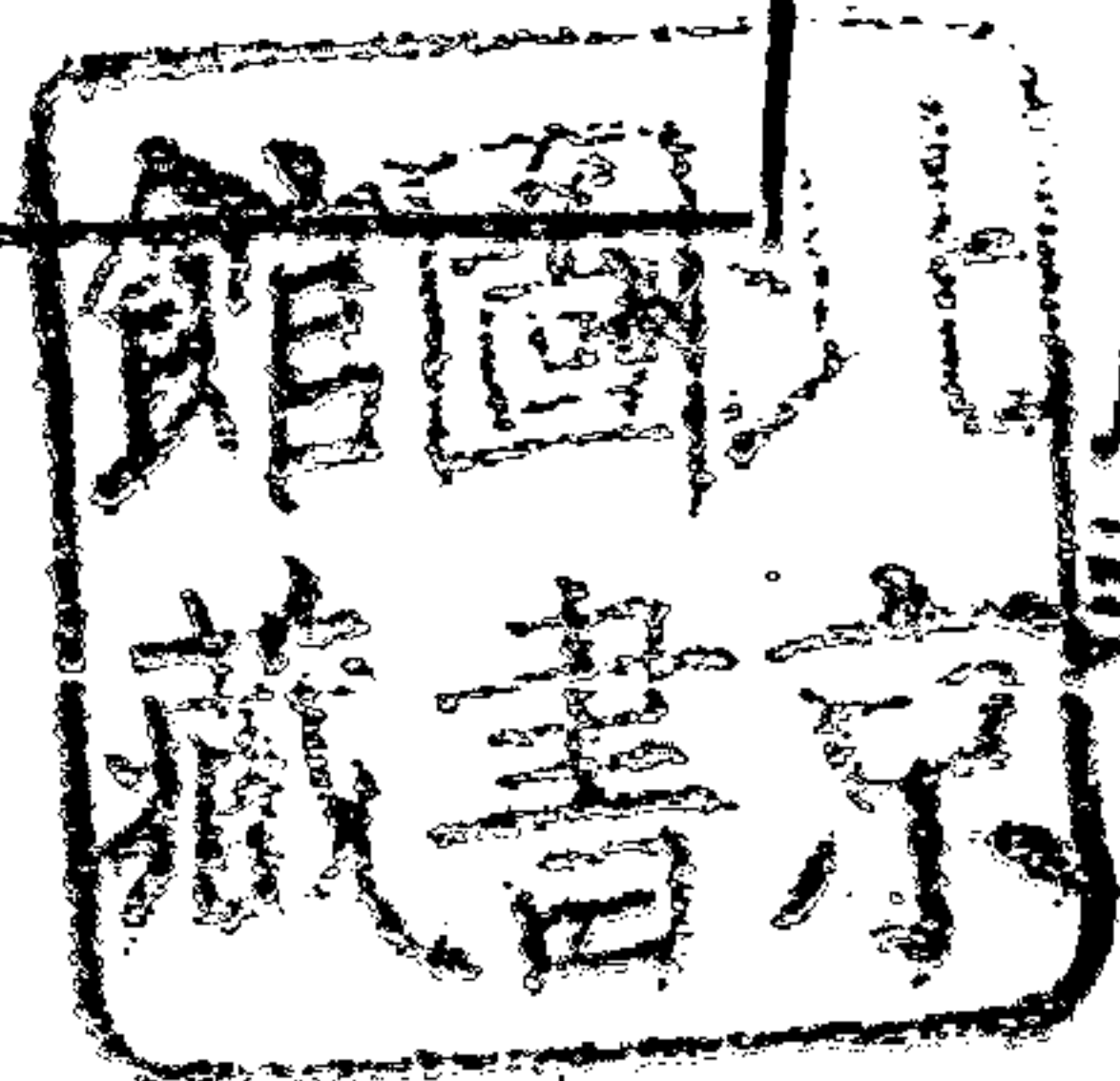
著 曼 格 利 塞 國 美
譯 余 石 陳
校 特 履 陶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卅壹年貳月廿八日收到

82162



原本一九〇二年六月第一版

原本一九〇七年六月第二版

原本一九一二年修正的第二版

日文譯本一九〇五年

俄文譯本一九〇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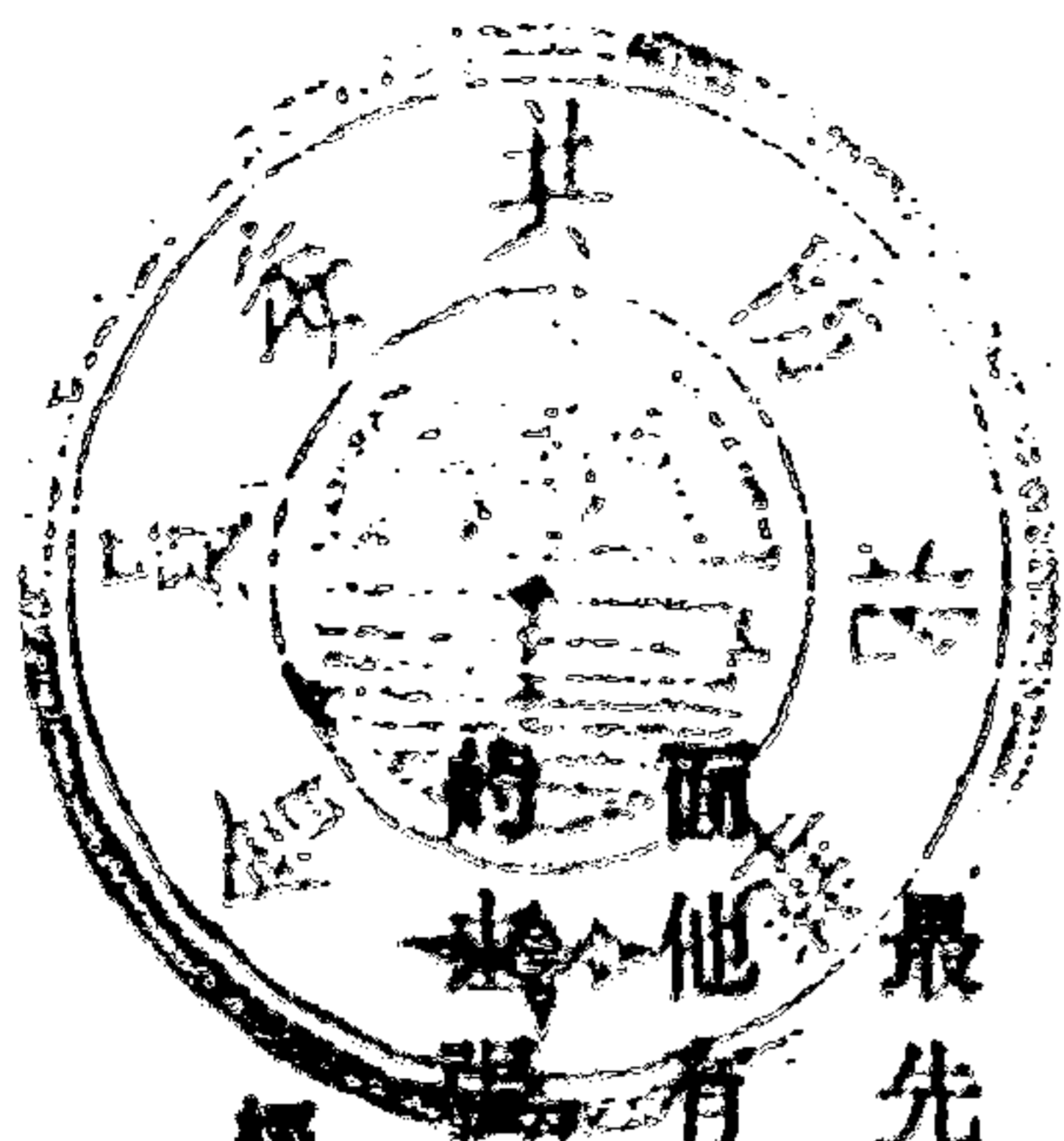
西班牙文譯本一九〇七年

法文譯本一九一〇年

本書譯自原本一九一二年修正的第二版

序言

近來的人大概都知道馬克斯是一個社會黨，但是都不大注意他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人都知道他的資本論是現今勞動者的經典，却不理會他對於思想界學術界也有極有價值的貢獻。人都知道他是國際社會黨的始祖，却忘記了他還是社會科學的大功臣。具體的，實際的，有量積的，是人所最容易看見的；抽象的，理想的，精神界的，是人所常忽略的。所以人聽見了國際社會黨大會，或廣義派政府，立刻就聯想到馬克斯。但是馬克斯在社會科學上，特別是在歷史上所建的大功，只剩有少數的學者埋首研究。馬克斯所受的教育是德意志的教育，所以他研究學問的方法，透澈，淹博。最先用英國的藍皮書白皮書仔細研究勞働狀況的，要推馬克斯。一方面他有各種語言的好工具，一方面他不辭勞苦的搜集夥多的資料，證明他的主張，所以他的著作真是世上稀有的著作。雖然與馬克斯的主張不合



的也不能不承認他的著作有歷史的價值。因為他的著作既然產出偌大的影響——誘起偉大的社會的運動，發生根本的思想的變遷，——絕對不能是虛偽的理想。『謬誤或是成了統系的謬誤，所產出的結果不過是謬誤無用的行爲，不能有存留的機會』(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p. 80.)

塞利格曼教授這本書專討論馬克斯關於經濟史觀的學說。他在一本小冊子裏，把這個學說的起源，發展以及各方面的批評，訂正都解釋得清清楚楚，詳盡無遺。這本書不祇顯他的博學，更可以顯他議論的公允。

經濟史觀不可與唯物史觀混爲一談。本書緒論已經聲明唯物史觀名詞的不適當。唯物史觀除了生產關係以外要包括所有氣候，山川，土壤等物質的環境。那實在是超過馬克斯的主張。德國學者朗格 (Lange) 所著有名的唯物主義史評論各種的唯物論，獨至歷史的唯物論則付之闕

如。朗格並不是不知道馬克斯的歷史觀的，但是他不肯把形而上的唯物論與歷史的經濟觀相混。因為二者並沒有什麼根本的關係。所謂歷史的唯物論也不過是一種說法，沒有玄妙的理想的。

經濟史觀不是一種新的歷史哲學。十八世紀以來，歷史學者設法去就歷史尋出一種根本的發展的道理。但是向來沒有一個人成功的。神學派的歷史家例如法國的包綏（Bossuet）發見歷史是上帝的意旨，所有歷史的事實都看做發展神意。但是現在的歷史家不能相信這個原理，也沒有大膽量敢造出新的歷史哲學。因為歷史哲學的責任是發見歷史發展的原理。原理的發見一定要可以把所有的歷史事實歸納到一個或幾個普通的概念。歷史事實是複雜萬端；把他們完全歸納在幾個範疇之內是不可能的。假使把發展或進化當做歷史發展的原則，必至將所有的歷史事實都認為發展或進化。此種見解豈非荒謬之極。況且以歷史發展的

原理爲發展，也是不通的邏輯。經濟史觀並不是歷史哲學的原理。塞利格曼教授說：『經濟史觀』在已往完全是實在的；他在以後，就漸漸的不十分實在了。』這是了解歷史事實複雜的話。這是了解時代不同，歷史的勢力不同的話。

總之人類事蹟不容一元論或抽象的玄妙論的解釋，已無可疑。司達姆勒耳的錯誤，即是想以法律解釋一切歷史。所以恩格斯最早聲明經濟史觀是一個新方法。鼓吹經濟史觀最有力的刺布里奧刺 Labriola（意大利經濟學者）也承認經濟史觀是一個方法，不是一個理論。（Theory）刺布里奧刺說經濟史觀對於設立歷史律，或是發見一個普通的概念使所有歷史上複雜的事情都包括在內，是完全排斥的。塞利格曼教授說：經濟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進繩。（卷下第二章）

意大利哲學者科羅切 Croce 對於經濟史觀的要求，更簡了。他不承

認經濟史觀是一個新方法。他說歷史家用經濟史觀並不是方法與向來有什麼不同，不過是內容不同罷了。歷史學者按着唯物史觀尋得許多新的資料，(data) 新的經驗。(見 Cro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p. 12)

歷史的要素是繁雜的，勢力是多元的。物質的狀況，社會的組織，政治的制度，個人的勢力，各有一部分勢力，而各時代各種勢力又是不同。在人類還沒有完全支配自然的時代，人類爲滿足物質需要的活動占生命重要部分的時代，歷史上的經濟方面當然是重要的。經濟史觀不過是專研究經濟方面——如生產方法，勞働組織——和各種勢力的關係。刺布里奧刺說經濟史觀一方面分析經濟的形式，範疇，他方面分析法律，立法，政治，風俗等，進而研究生命各方面的相互的影響。現代美國歷史學者辛姆克微區(Simkhovitch) 可稱爲極端的經濟史觀論者，所說更爲透澈。他說：

「勞動生產力的歷史是科學的經濟史的基礎，並且是所有各種歷史的基礎。所有的法律，法令，制度都顯然是有目的的。但是假使我們不知道與那些目的相當的狀況是什麼樣，我們又怎麼能知過去之目的呢？我們對於勞動生產力有精確的知識，即可以解釋事物之過去，現在及未來。」（見美國政治學季刊一九一六年六月號第三十一卷第二號二四三頁。辛姆克微區羅馬滅亡新論）

按着經濟史觀研究歷史的，本書已經敘述過。近來美國更有畢耳德（Beard）從經濟方面研究美國憲法。上文所說的辛姆克微區研究乾草與歷史的關係。（政治學季刊一九一三年九月號）社會科學方面，美國有威布倫（Veblen）英國哈蒲浩教授（Prof. Hobhouse）與其徒也曾按着荷蘭尼博耳的方法（參看本書卷上第六章）研究初民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制度的關聯。

(Hobhouse, Wheeler, Ginsberg: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Simpler Peoples) 最近我國有胡漢民從經濟方面研究思想上的反映，(建設第一卷三四兩號)戴季陶從經濟上考察中國的亂原(建設第一卷第二號)都是就着經濟的要素發見他的影響。胡氏的文章雖然對於古代經濟沒有淵博的研究，——這個研究須有多數學者窮年累月的精力纔可以有成績，——戴氏的文章雖然似乎將經濟的要素歸納到一個極單簡的事項，——外國製造品輸入之外，如人口統計，勞動生產力，生活程度，皆須有較為精密之調查，為相關聯的研究，——却都是有價值的討論，可以開中國歷史的經濟觀的先河。

陶履恭 民國九年七月
十七日在北京

譯者綴語

(一)關於經濟史觀的學說，我國向無專書。年來各雜誌報章間有論及之者，然復以片碎不全為憾。爰譯是書，以為研究哲學，歷史，經濟諸學者之

一助焉。

(二) 胡漢民先生在建設雜誌上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卷五號著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此書間有採用胡先生譯語之處。特此聲明，以示來源。

(三) 原本間有涉及史事與字源之時，譯者於此等處則酌加解釋，以期明瞭。

(四) 譯書或用直譯或用意譯，皆不無可取之處。此書多係直譯而雜以意譯，閱者明達尙希有以教之。

(五) 此書全由陶履恭(孟和)先生校閱，對於譯文多所改竄；友人時昭瀛君曾譯此書下卷之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伍章藉以自娛，譯者屬稿時嘗參考時君譯文；以上二人皆係譯者所最感謝的。譯者多煩勞袁同禮(守和)先生之處；沈鎮南，吳景超，陳華寅三君曾與以多種幫助；亦係譯者所感激的。

經濟史觀目次

緒論

頁數

卷上 經濟史觀的歷史

第一章 早年的歷史哲學

十八世紀——勒新, 海德耳, 佛古孫, 康德——唯心的, 宗教的, 政治的解釋——物質的解釋——維柯, 孟德斯鳩, 巴克爾。

第二章 這個學說的哲學的先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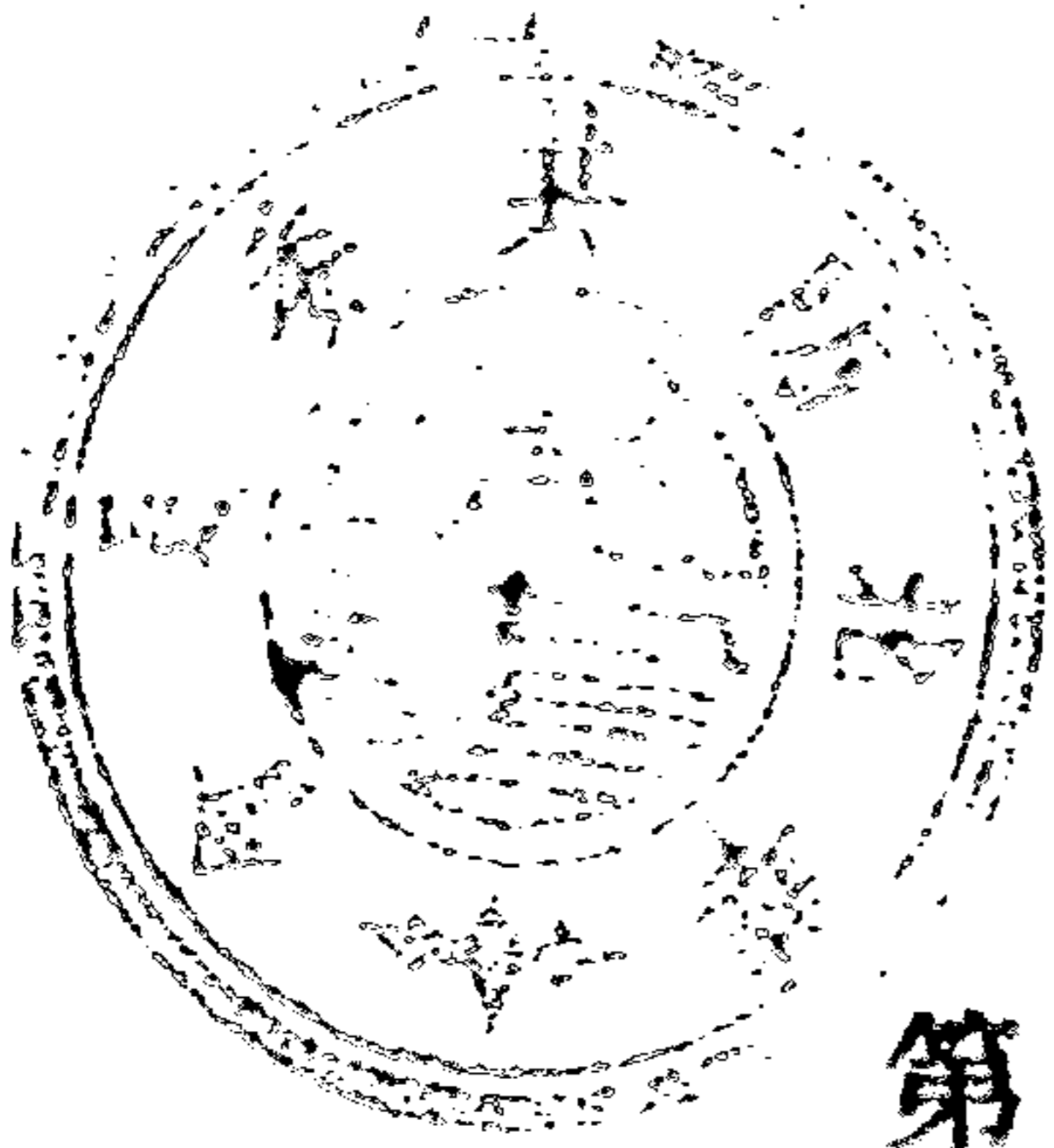
黑智兒——辯證方法和系統——幼年黑智兒派——佛愛巴黑, 格林, 黑斯。

第三章 這個學說的產生和發達

政治改革家馬克斯——萊因新聞——德法年報——馬克斯與露格——恩格斯——神聖家族——蒲魯東——哲學的貧困——經濟學家馬克斯——共產黨

經濟史觀 目次

一



的宣言——美國各種雜誌——經濟學批評——資本論。

第四章 這個學說的獨創…………… 四八

十七世紀——哈林頓——十八世紀——大林卜，墨塞耳，加尼埃——十九世紀——法國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聖西門，蒲魯東，和不郎克——德國人——斯太恩，洛布塔士，拉洒兒。

第五章 這個學說的整理…………… 五八

社會生活裏的技術——經濟的和物質的元素——物質的和精神的激動與反動。

第六章 這個學說近來的應用…………… 六七

馬克斯——摩爾根——恩格斯——科瓦勒勿斯基——格羅色——黑爾德布郎特——達耳工——枯瑙——尼博耳——羅利亞——奇喀提——佛郎柯提——拍爾曼——得馬勒——郎蒲勒黑特。

卷下 經濟史觀的批評……………一

第一章 自由與必須……………一

定數論的學說——社會環境的學說——偉人學說——道德的宿命論。

第二章 歷史定律與社會主義……………四

什麼是科學的定律？——社會科學的定律——歷史定律——經濟觀對於社會主義為獨立的——普通學理與其特別應用。

第三章 歷史裏精神的成分……………二四

把倫理當做一個社會的產物——罪孽、罪惡和私犯——個人的和社會的道德——絕對的條款——唯心論和唯物論——道德勢力和經濟勢力的關係。

第四章 這個學說的誇張……………四七

羅利亞——經濟和宗教——經濟和哲學——其他的誇張——拍屯和亞丹斯

——恩格斯的否認。

第五章 這個學說的真偽……………五八

關於人類腦筋的事實——經濟生活先於精神生活——社會現象是經濟現象的反映——經濟觀之正當的形式。

第六章 這個學說的定論……………七〇

人類不容一元的解釋——經濟觀對於經濟學和歷史學同樣的重要——經濟學裏的歷史派——歷史學的經濟派——結論。

經濟史觀

緒論

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可以看出一種有趣的現象：我們現在並沒有——而漸漸的回到古人的主張了。亞里士多德雖然已經指出政治學，人生哲學，和經濟學有相互的關係，現代思想陸續的又把這三門和別的學問——如法學和公法的各部分——看做各自獨立的科學。不幸許久以來，世人太重視各自獨立的性質，却忘記了這些學問不過是構成一個更大的全體的一部分。現代思想的傾向在乎表明各部分的關係，而不在指出差別；在乎拿綜合——而不在乎拿分析——來解釋那為各種科學的基礎的社會制度。這個方法可以應用到過去的歷史上，也可以應用到現代的事實上。現在的歷史觀念不像以前那樣窄了；現在都知道政治史不過是社會生活的現象



之一方面。如果把『政治』這個名詞，照着普通的狹義，當做憲法的和外
交的關係講，那麼我們說『歷史是過去的政治』也不過祇說出真理的一
半，並沒有留意到這些較新的思想。

我們現在既然承認人類的歷史是人在社會裏的歷史，就是最廣義的
社會史，那麼這個社會發達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人類思想和人類生活
是進步的條件，然而思想和生活又不能不有變遷，這些變遷的理由是什麼
呢？我們所注意的問題，沒有比這個更深奧更遠大的；因為我們對於生活
的全副態度，全靠着這個問題所給的正確的答案。這個問題不惟對於科
學家，就是對於普通的人，也是重要的。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人下了一個
解釋，近數十年來，不惟德國——德國是這個學說的發源地——的思想家盡力
研究，就是意大利，俄羅斯，和少數的英法學者，也是如此。這個爭辯的聲浪
還沒有完全傳到美洲；但是那樣勇敢，那樣深奧的思想運動，決不會達不到

科學思想的極點，也決不會不引起討論，適合於這個問題的，和他解決的，性質。

我們可以簡明的把這個問題陳述如下：人的生存依靠他自立的能
力；所以經濟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基本條件。然而因爲人類的的生活是人在
社會裏的生活，所以個人的生存總離不了社會構造的範圍，並且總不能不
受社會的影響。生存的條件與個人的關係，是跟生產和消費與社會的關
係一樣的。所以社會結構中的變化——凡社會結構的變化都限制社會階
級的關係，和社會生活的各種表現——歸根及底，沒有一個沒有經濟的原因。
這個學說普通叫做「歷史的唯物論」或者「唯物史觀」。不過這
兩個名詞都不很精密。如果把唯物論看做拿物質的原因，來解釋所有的
變遷，那麼生物史觀也是唯物的了。再則以爲社會裏的變遷，都是由於氣
候的影響和動植物的性質，的學說，也是唯物的了。其實這樣的學說和我

們所討論的，很少相同之點。我們所要討論的學說不惟是唯物的，並且是經濟的；所以與其叫做『唯物史觀』，不如叫做『經濟史觀』。法國很有許多人把這個學說叫做『經濟的定數論』；但是這個名辭更可駁倒，因為我們不敢說這個學說裏真正有一點什麼『定數的』或宿命的意味。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詳細的討論（1）。

以下解說這個學說的產生和發達，研究近來思想家對於這個學說的應用，考究反對這個學說的議論，並且評較這個學說對於現代科學真正的重要和價值。

1. 參看卷下第一章。

卷上 經濟史觀的歷史

第一章 早年的歷史哲學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的有名的著作家罕有注意於歷史的因果問題者。那時的史家多半祇敘述政治和外交的事實。他們解釋事實，除了最顯而易見的以外，如果還想再加說明，他們就引用「偉人」或「泛泛的『時代的天才』」做解釋。就是現代歷史界的泰斗蘭克 (Ranke) 也不過祇拿外國政治對於國家的生長的影響來說明國際間的糾紛。

一方面史學家對於哲學沒有深的研究；他方面哲學家作出「歷史哲學」却又對於歷史不十分熟悉。如果說盧梭不是大史學家，並不算說得太重。此外如勒新 (Lessing) 的人類的教育(1)，海德耳 (Herder) 的對於歷史哲學的思想(2)，受神道概念的影響都很大。德國的海德耳雖然好像蘇格蘭的佛古孫 (Ferguson) (3) 有許多方面可以叫做現代研究人類學者的

先驅，然而他對於新思想運動總不能有所幫助。赫胥黎和別的德國著作者(4)說：康德的世界歷史的思想(5)曾經預料到現代社會進化的學說；但是就是康德也不能十分脫掉當時神學的臭味，來用嚴密的科學的眼光，觀察歷史。黑智兒的歷史哲學達到「唯心論」的解釋之極端，但是他的「歷史的精神」的概念，又未免失之空泛微妙，不能得衆人的公認。

第二類的解釋，不若第一類的繁博，專用思想和感覺解釋歷史的生長；這一類的人主張宗教是進步的關鍵。世界上五大宗教在人類的發達上，都會有極大的影響，是無可疑惑的——猶太教表示責任的觀念，孔教表示秩序的觀念，回教表示公道的觀念，佛教表示忍耐的觀念，基督教表示愛的觀念。這個解釋沒有看到宗教是產物而不是原因，這個我們姑且不批評；但是這也不能解釋爲什麼某宗教的信徒的性行和情形雖然已經有根本的變遷，然而那個宗教仍舊能盤存在，不會和新思想衝突。就是按着基得

(Benjamin Kidd)所改正的，用宗教解釋歷史，也祇有少數的附和者。

第三類解釋可以叫做政治史觀。這個解釋的來源可以上溯到亞里士多德；後來的公法學者也很表示贊同的意思。質言之，這個學說以爲歷觀古今史蹟，我們見得一個從君主專制到貴族政治，從貴族政治到庶民政治的一定的運動，並且無論理想上或制度上，總常有一個「從獨裁到自由」的進步。但是許多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是其中的一個——也以爲庶民政治可以一變而爲專暴；但是我們從現代人類學上看來，所謂從君主專制到貴族政治的一定的運動，也不能信爲有。總之，政治的變遷不是首位的，乃是次等的，現象，已經屢次證明；如果我們把結果認爲普遍的原因，那就無異乎把車子駕在馬的前面。

以上的解釋多少都帶一點唯心論的性質，都不能解釋歷史，於是我們不得不藉重於物質的，非心理的，勞力，從事解釋。進而言之，一切社會的運

動都可以分析成心理的勢力，我們現在的職務就是說明這些心理的勢力，怎樣受物質的環境的支配。和這個學說有關連的人就是巴克爾 (Baker)。

十八世紀裏有許多著作家會主張外界對於人類事業有莫大的影響之說。維柯 (Vico) (6) 和 孟德斯鳩 (7) 是這些人中最著名的 (8)。連巴克爾

自己也未嘗輕視孟德斯鳩的功勞。他說 (9)：孟德斯鳩「所知道的簡直是以前的歷史家夢想不到的。孟德斯鳩知道在世事的進行中，個人的特點

沒有什麼輕重……他把個人的列傳和歷史看做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他叫歷史家不要研究個人品格的特點，而研究這些特點所從出的社會的普通狀態。」巴克爾又說：「調查一國的社會情形和其國法治的關係的時候，藉物質的知識來斷定文化的性質怎樣受外界行動的支配」的，孟德斯鳩是第一人。

然而孟德斯鳩不過拿當時不完備的物質科學做基礎，做出格言體的

文章，到了巴克爾，他就用哲學的方法，加以豐富的例證，來建設一個學說。

所以有些人把巴克爾叫做這個學說的真正創始者，他真可當之無愧。

他的英格蘭文明史裏有名的第二章物質律的影響解說氣候，食物，和土壤對於社會改進和社會改進的基礎——財富的聚集——的影響。

羅伯特生 (J. M. Robertson) 的巴克爾和他的批評者 (10) 說巴克爾並不

主張祇用外來的原因來解釋所有的歷史。巴克爾固然說過：古代社會財

富的變遷完全以土壤和氣候為轉移；但是他又說：在較為進化的社會裏，別

的東西的影響也是一樣的大，或者有時竟更大些 (11)。在以後的一章裏，他

又說：『歐洲文化的進步的特徵，就是物質律的影響減少，心理律的影響加

多；』到了最後，他說：『如果文化的標準是心理勝過外物，那麼支配人類進

步的兩種定律之中，心理的，當然比物質的更見重要』 (12)。在他的普通解

說的結尾，他竟說：『我們很可以相信歐洲文化的生長完全是由於智識的

進步；而智識的進步又是由於人類智力所發現的真理的多少，和這些真理所散布的範圍的大小」（13）。

巴克爾固然不像他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趨於極端，然而他的名字總會永久和物質環境聯在一氣。因為他極力使人注意物質要素的重要，和這些要素對於國家性質和社會生活的影響。自從巴克爾以後，一般學者不像巴克爾，祇研究氣候和土壤對於社會改進的直接影響（14）並且還解釋動植物對於社會改進的關係。例如馴養禽獸的問題，和其對於人類進步之重大的影響，不惟是近來許多學者研究的，（例如家畜及其與人類經濟之關係）德人 Hahn 所著（15）並且現時一個最有學問的史學家用以解釋早年美洲文化的基礎（16）。有一個俄國學者 Metchnikoff（17）曾經詳細的指出大河流和人類進步的關係。至於現代所謂經濟地理學，也不過是擴充這個觀念罷了。

巴克爾所最注意的是物質勢力對於食物生產的影響。他說分配問題比較起來是很重要，不過他承認這個問題太難解決，所以他自己也無法對付。但是『社會的最早時期』確是一個例外，他以為他可以證明那時的『財富的分配是和財富的生產一樣，完全受物質律的支配』(18)。他所提出證明這一點的理由，很耐人尋味，但是沒有十分成功。這個理由是由於承認古典派經濟學者根本的錯謬——勞銀基金的學說 (The wages-fund doctrine)——來的。現在祇可以把這一點稍微提一提(19)。不過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除這一點之外，巴克爾並沒有對於物質環境和財富分配的關連有所解釋；因為他說：分配的問題『依靠着許多複雜的情形，我們無需乎去研究他們；』他在小注上又說：『許多情形還是我們所不知道的』(20)。

1. 原名 *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2. 原名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3. 市民社會史的論文(一七六七年)。
4. 佛特曼(Wolffmann)的歷史的唯物論一七頁至二一頁(一九〇〇年)。
5. 原名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一七七八四年)。
6. 一個關於國家的普通性質的新科學之原理(一七二五年)。關於維柯的學說，參看胡斯(Husch)的巴克爾傳卷一，二二三頁以下。巴克爾關於維柯曾經說過：「他的新科學一書雖然包含着關於古代史最深邃的觀念，然而這些見解也不過是真理的一瞥，而非一時代的有系統的調查。」
7. 在他的法意裏。
8. 講起對於巴克爾多少有影響的作者，我們不但應該提出葛爾巴黑(Holbach)，海維夏思(Helvetius)和喀巴尼思(Cabanis)並且應該提出早年的薄丁(Bodin)，因為他的氣候的學說嘗影響巴克爾的思想。再溯而上，

就是亞里士多德也是應當提出來的。

9. 一八五七年出版的英格蘭文明史第二編第六章(一八七三年印本三一六頁至三一七頁)。

10. Robertson: *Buckle and His Critics* (一八九五年)。

11. 文明史第一編四四頁。

12. 文明史一五六頁和一五七頁。

13. 文明史第一編二八八頁。

14. 阿倫(Grant Allen)是這一派最著名的——但是最沒有批評性的——代表中之一。他在一八七三年紳士雜誌(*Gentleman's Magazine*)裏作了一篇

篇文章叫做國家的創造，同年這篇文章又轉載在普通科學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最足以表明他的地位。

15. 原名 *Die Haustiere und ihre Beziehung zur Wirtschaft des Menschen*

(一八九六年)

16. 拍恩 (Payne) 的新大陸亞美利加的歷史；以第一冊第二卷爲最。但是二十年以前摩爾根 (Morgan) 在他的古代社會二四頁裏，已經把所有這些東西指點出來。關於摩爾根的學說，參看本書第六章。

17. 麥奇尼可夫 (Mechnikoff) 的文化與歷史中的大河。勒克露 (Elisée Reclus) 的序。一八八九年巴黎出版。

18. 英格蘭文明史第一編五二頁。

19. 簡而言之，其理由如下：食物的兩個成分是炭和養；地方愈冷，食物愈要多含炭素；淡素食物賤於炭素食物。工資以人口爲轉移，人口以食物供給爲轉移；所以在熱帶工資的傾向常低，在寒帶食物的傾向常昂，終之，工資和利潤的比例是相反的；他又說：如果地租和利息高，則工資低。熱帶各鄉村的階級的分別很大，就是這個緣故。

20. 英格蘭文明史第一編五一頁。說起來也好笑，巴克爾自己所承認的惟一的定律——勞工價格和資本利潤的比例的定律——就是現代經濟學所推倒的那個定律本來的形式。羅伯特生不管這件事情，對於巴克爾仍然是很忠心的，並且說這個定律『是巴克爾所拿來真正發揚歷史的許多定理中之一。』——見羅伯特生的巴克爾和他的批評者四九頁。

第一章 這個學說的哲學的先聲

巴克爾所沒有發表的解釋，在十幾年以前已經被一個比他更著名更有勢力的人公布出來。馬克斯做這件事的資格是巴克爾所沒有的。巴克爾對於外國和他本國（英國）的關於歷史和自然科學的著作固然很為嫻熟；然而他的經濟觀念却幾乎完全和當時流行的英國學派一樣。他們那些原理沒有一點進化的思想，所以不能拿歷史的眼光來解釋社會。馬克斯却不然。他不特有德國大學畢業生的哲學的和科學的知識，並且還對

於那些專門經濟學者的學說表示無限的直接反對。巴克爾祇指出物質勢力怎樣影響財富的生產；馬克斯則致力於更大的問題，表示社會的構造怎樣受社會各階級的關係的支配，並且這些關係怎樣依靠着以前的經濟變遷。巴克爾不過以物理學家而創造一種唯物史觀，馬克斯則以社會主義者而宣布一種很不同的特別注重經濟的歷史觀。要想明白經濟史觀的產生，須先講一講馬克斯的哲學的先聲。

馬克斯與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間多數的德國青年相同，是一個堅心信從黑智兒的。但是黑智兒的哲學包含兩個可分別的部分——辯證的方法和系統。黑智兒辯證方法的基本概念在乎聯合「反」「正」兩面——這個方法是用反駁來從第一個意思推到第二個意思。在邏輯裏，從半真理起首，進到這個半真理的反面，那也是假的。最後，把這兩個聯合起來，變成一個第三個東西。這時候，如果把起初那兩個，看為全部所不可少的成分，他們

就都是真的(1)。黑智兒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他的著名的話「凡是真實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真實的。」就一方面講起來，這不啻是宿命論或者樂觀的保守主義。但是黑智兒說，凡存在世界上的東西不一定都是真實的。祇有那些東西，在他們的發達上，表示他們自己是必要的，那才是真實的。如果他們不是必要的時候，他們就失掉那一點真實的性質。信從黑智兒的人說，在一七八九年的時候，法國政府變成那樣一個不必要的東西，所以法國政府變成不真實而法國大革命却是真的了。所以原來的話，現在恰恰轉到反面：「凡是真實的，慢慢的會變成不合理，所以起初已經就是不真實了；凡是理想中合理的，雖然一時間很不真實，有時候一定會實現出來。」所以原來的話——真實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是真實的——現在混合成一個更高的話，就是：「凡是存在世界上的東西，總有消滅的一天」(2)。

這個辯證方法的重要，在乎能證明發展的觀念：凡人類的思想和行為沒有最後的終結。把這個道理用在社會和政治上，就是社會裏希望自由和進步者的基礎。然而黑智兒自己却從來沒有從他的學說裏，下這樣急進的結論；因為他在他的邏輯裏雖然說真理就是辯證方法，然而考他的哲學全體的結果，他主張『絕對意象』的概念。這個絕對意象是很奧秘的，我們現在不必去研究他；不過這個絕對意象應用到社會政策上就變成溫和的保守主義。黑智兒說，在當時的德國，普遍性和個性，法律和自由——大同精神的最高級——方才互相調合。

黑智兒的辯證和他的絕對的系統互相反對，不是一眼就看得見的。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現在都說亞丹斯密是他們的祖師，所以有一個時代德國的急進派和保守派也都信奉黑智兒。及至一八四〇年左右，兩派的分裂方才明顯。『少年黑智兒派』立誓相信辯證方法，變成急進派；

正統門徒仍舊信奉絕對意象，變成復古派。然而在那時候，政治是一個危險的地方，沒有人敢過問，所以討論點就集中於宗教。不過那時德國各邦的邦教，不是天主教就是新教，所以攻擊宗教也就間接的脫不了政治的性質，當時的人也部承認這個事實。

一八三五年斯套士 (Strauss) 著耶穌的一生引起一場辯論。他以為聖經上各福音完全是神話；後來與包爾 (Bruno Bauer) 為有名的辯論。包爾更進一步，說那些門徒所傳布的福音那裏配叫做神話，簡直是憑空捏造的無稽之談。在這個與國教的基礎相反對的反動裏，少年黑智兒派不能不歸依到十八世紀的英法的哲學唯物論。但是少年黑智兒派知道他們的新的觀念是和黑智兒的學說相反對。因為哲學的唯物論者祇以自然為惟一的實體，黑智兒則把絕對意象——就是智力與邏輯的過程——看做基本概念，『自然』不過看做絕對意象的分支或者反射罷了。

這個問題一直到了一八四十年左右，還沒有解決。在這個時候，佛愛

巴黑 (Feuerbach) 著了一本書，叫做基督教的精義 (3)。他盡力去打破一切

神學的唯心的和超絕的基礎。他以為自然這個東西不用哲學，獨自存在；

真正講起來，世上沒有別的東西，祇有『自然』和『人』；我們的宗教概念確

是我們自己的產物，但是我們自己又是自然的產物。誰沒有聽見過佛愛

巴黑的著名的話『人吃什麼，就是什麼』 (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 佛

愛巴黑向少年黑智兒派說明黑智兒的辯證固然是很重要，然而絕對意象

決非基礎，乃是產物。

佛愛巴黑對於當時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影響。但是說起來也奇怪，他

在社會政策裏，也引起兩個互相反對的學派。他在他的哲學裏，雖然是一

個唯物論者或自然主義者，然而在他的人生哲學裏，却有一點唯心的傾向。

他對於宗教的解說，也不過祇是這個名詞的語根所包含的意思——束縛

人類在一起的真正重要的東西——就是了（西文宗教字原有束縛之意）。他打算在自然主義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唯心的宗教，我們這裏姑且不必討論（4）。然而我們所不可不指出的就是：因為他拿『愛』來做一切宗教的基礎的學說，到了一八四〇至五〇年之間德國，就產出所謂『真的』或『科學的』社會主義。最初的社會主義者曾經承認法國革新家——聖西門和傅立葉——的見解。但是他們現在說：我們如果想使人類重見天日，先得把佛愛巴黑的『人本主義』應用到社會的關係上去。『哲學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加爾格林（Karl Grün）和摩西黑斯（Moses Hess）一時支配德國的社會運動（5）。

一方面佛愛巴黑後來補綴的唯心論引起一八四〇至五〇年之間的『哲學的社會主義』，他方面他的原來的自然主義又幫助馬克斯去建設『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斯嘗受黑智兒主義的教育，所以就是到了老年，他

也還愛黑智兒的辯證。他是一個少年黑智兒派，並且又很受佛愛巴黑的書的影響。佛愛巴黑的書之出世引起他的思想。他完全承認唯物的觀念無可辯駁，不過他也知道這個觀念的短處。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簡直是機械的，不本乎歷史的。唯物論的發達早在科學進步到現在的程度之前。

現代科學的暗號是：自然淘汰中之進化。

自然科學家雖然還沒有公布這一點，或者還沒有把這一點應用到社會概念上去，然而這個思想確已經散布出去了；馬克斯最初雖然對於自然科學沒有特別的研究，然而佛愛巴黑的自然主義，和黑智兒的辯證，終久使他相信：『一切社會制度都是生長的结果，而這個生長的原因不在理想，而在物質生存的狀況之中。』換一句話說，他相信用經濟解釋歷史。他和那些哲學的或感情的社會主義者斷絕關係，從此以後，完全致力於研究經濟的情形。

馬克斯分析經濟情形的結果使他相信科學的社會主義；這另是一件事，我們不必討論。因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基本於贏餘值和利潤的經濟學說，二者是全世界經濟學者向來所注意研究的。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他的經濟學，乃是他的哲學；他的哲學的結果就是經濟史觀。湊巧，他後來又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他的社會主義和他的歷史哲學（詳見後）却真正是各自獨立的。一個人可以是『經濟的唯物論者，』同時也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馬克斯的經濟學有瑕疵與否，和他的歷史哲學的真偽，却沒有絲毫的關係。

1. 波那 (Bonar) 的哲學與政治經濟三〇〇頁；和史懷格勒 (Schwegler) 的哲學史，司特令 (Sterling) 的譯本，一八七五年第五版三二四頁。
2. 恩格斯 (F. Engels) 的佛愛巴黑與古典德國哲學的尾聲（一八八八年）一八九五年第二版三頁。

3. 原名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4. 參看郎格 (Lange) 的唯物論的歷史第二卷。一八七七年三版七三頁至八一頁。

5. 詳細情形參看阿德勒 (George Adler) 的德國第一次社會政治的工人騷動史八三頁至八五頁。

第三章 這個學說的產生和發達

現在用馬克斯自己的著作來表明這個新學說的發達。引用他的話的時候不能太拘束，因為他的早年著作就是在德國知道的人也很少，那麼在外國更不消說了(1)。但是這個學說現在不惟是經濟的和社會的，並且是哲學的，討論的中心點；所以我們要想表明這個學說的產生，就不得不藉重於馬克斯這些著作。

從他的最早的文章裏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急進的政治改革者，一

八四二年他才二十四歲就有人請他去當萊因新聞的編輯。這個日報是幾個屬於急進黨的少年黑智兒派在柯倫(Cologne)所創辦的。馬克斯正爲政治改革奮鬥的時候，他第一次把精神都貫注在經濟問題上。他嚴刻的批評歷史派的法學者，因爲他們把所有現存的法律制度都看做長久進化的結果，必需的並且聰明的。馬克斯拿黑智兒的「自由」觀念來反對這些法學者的樂觀的保守主義。

然而等到一八四三年政府把萊因新聞封禁以後，馬克斯纔到巴黎去(2)，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大部分受聖西門和蒲魯東的影響，並且也許受了一年以前斯太恩(Torenz Stein)關於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有名的著作的影響(3)。一八四四年馬克斯和少年黑智兒派的另一個領袖露格(Arnold Ruge)創辦一份德法年書，這書顯出他和法國共產主義者的反對的起首；因爲在開端的論說欄裏他說：拯救德國出乎「拉門納(Lamen-

rais) 蒲魯東, 聖西門, 和傅立葉四人的形而上學的和幻妄的觀念』的, 乃是黑智兒的邏輯(4)。然而馬克斯又作了一篇文章批評黑智兒的法律哲學。在這篇文章裏他證明神學的批評爲什麼現在不得不消滅, 而代以政治的批評。這件事情狠可以表明馬克斯所受的佛愛巴黑的影響。

馬克斯更進一層, 解釋第四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他現在起首去造, 就他自己對於經濟問題的意見。他說: 『工業和一般財富界對於政治界的關係是現代的重大問題』(5)。他又說: 『革命須要一個被動的元素, 一個物質的基礎』(6)。年書的另一篇文章裏, 他論『猶太人問題』和包爾的見解相反, 他說: 『我們先得解放我們自己, 方才能殼解放別人』(7)。他表明法國革命的重要不祇在乎釋放社會的政治勢力, 並且在乎釋放政治上部結構 (Superstructure) 所依息的經濟基礎(8)。就某義而言, 政治的變遷是理想主義, 然而同時却又標示社會的唯物主義(9)。

德法年書祇出了一冊疊本。馬克斯對於共產主義問題的態度不能和露格一致。當馬克斯在萊因新聞作編輯員的時候，他結識了一個同事——恩格斯 (Frederick Engels) (10)。他們現在在巴黎，尤其契合了。包爾此時代表少年黑智兒派的更屬玄想的那一派。馬克斯和恩格斯決定共同作一本書來反對包爾。這本書於一八四五年出版，名叫做神聖家族 (11)。這本書幾乎完全是馬克斯所作的。狠可以顯出佛愛巴黑的影響 (12)。但是因為他那時一心一意在乎反對一般少年黑智兒派的超絕的觀念，而不十分注重他自己和『感情的』社會主義者的異點，所以他替蒲魯東辯護也是不足驚異的事 (13)。然而就在這本書裏，馬克斯也嘗指出早年法國唯物主義機械的性質，與海維夏思和曷爾巴黑的哲學的唯物論怎樣會引起巴倍夫 (Babouff) 和傅立葉的社會主義 (14)。馬克斯偶然又提起法國革命的經濟的基礎，並且說：法國革命時候的人和古代的人不同，因為他的

經濟的和工業的關係不同的緣故(15)。最後，在另外一段裏他說：

「這些人把人和自然，與自然科學和工業的關係，置諸度外，那裏能知道歷史是什麼呢？他們不曉得一個時代的工業情形，與日常生活中的生產方法，又怎樣能殼了解那時的形勢呢？他們將自己離了自然科學；他們不求歷史的淵源於地上物質的生產之中，而求之於天空迷濛的雲霧之內，就好像將精神離了物體，將自己離了世界一樣」(16)。

我們在馬克斯的早年著作裏，雖然祇能偶然間找出這樣的一兩段，提起一點經濟史觀的學說，然而恩格斯——馬克斯死後替他管理著作的——說馬克斯在一八四五年已經把他的學說作出(17)。剛才所引的神聖家族裏的話，和一八四五年馬克斯對於佛愛巴黑的註釋(18)，很可以證明恩格斯的話是的確的。馬克斯對於佛愛巴黑的註釋，反對那個老的機械的唯物論，因為那個唯物論以爲「人」不過是他們的環境的結果，而殊不知這個

環境自身也是可以被人改變的(19)。馬克斯又不承認佛愛巴黑對於宗教的見解，因為佛愛巴黑不知道「人」是他的社會關係的產物，並且宗教自身也是一個社會的產物(20)。近來所發見馬克斯大約在那時所作的幾篇文章(21)也很可以表明他的新(22)地位。這些文章是沒有署名在衛士法利亞汽船雜誌(23)裏發表的。馬克斯現在初次重言他和那些「感情的社會主義者」的不諧，所以這些文章是很重要的。

紐約有一份鼓吹共產主義的德文報紙，那時正在極力留意於「反對房租的騷動」(24)。馬克斯的第一批論文就批評這個報紙。他討論美國的一均地運動，並且從他的新觀點去表明經濟的現象和政治的現象的關連。在第二批論文(25)裏，他與格林和黑斯——哲學的社會主義的領袖鼓吹者——筆戰，並且嘲笑他們不知道生產方法的更改可以引起全體社會生活的變化(26)。

一八四七年(27)馬克斯對於經濟史又深加其研究。他現在很相信他的新學說的真理，所以他進而攻擊那些較老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蒲魯東。蒲魯東作了一本貧困的哲學，馬克斯就作一本哲學的貧困來答覆他。在這本書裏，馬克斯更整理他的學說，那個學說就是經濟制度都是歷史的範疇，而歷史自身也必定要就經濟的發達方面才可以解釋。這本書是用法文作的，因為馬克斯的德文，英文，和法文都是很好的。他說：在每個歷史的時代裏，社會的關係完全和別的時代不同，所以私有財產的概念也就隨着變遷(28)。他又泛論說：所有社會關係都和社會的生產力有密切的關係。他說：

「人類隨着生產方法的改變，改變他們的一切社會關係。手磨時代造出有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磨機時代造出有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同是一樣的人，一方面順應他們的物質生產，建設社會關係，他方面也就創造順

應他們的社會關係的主義，理想，和範疇；所以所有這樣的理想和範疇都是歷史的，變遷的，產物」(29)。

他又在別的地方主張：「社會生產力所表現出來的關係，不惟不是永遠的定律，並且與人和他的生產力之一定的變遷，適相符合」(30)。馬克斯拿這個普通定律來應用到許多地方。例如他對於地租理論精切的研究，指出地租這個東西，要照着李喀鐸 (Ricardo) 的意思講起來，不是別的，乃是「家長制度的農業變成商業制度的工業」(31)。他既然解釋過現代農業情形之歷史的生長，又發表反對古典派的議論，因為這一派不知道經濟制度祇可以看做歷史的範疇，纔可以明白(32)。他在別的一段裏說：金錢自身不是一個東西，乃是一個社會關係；這個關係和生產定式相符合，與個人間的交易完全一樣(33)。最後，馬克斯分析機械的要義和分工原理的歷史的重要，他說：「機械好像拖犁的牛一樣，並不是經濟的範疇；是一個生產力。」

現代以機械為基礎的工廠，是一個社會關係，是一個經濟範疇（34）。簡而言之，無論何時的社會生活都是經濟進化的結果。

次年出版的著名的共產黨的宣言（35）包含這個原理的隱約的意思，而非其直接的宣布。馬克斯先說：現代工業制度基本於世界市場和工業生產的革命，工社的（Guild）工業退讓這個新工業制度，又說中等階級（Bourgeoisie）在改革生產方法的時候，同時改換社會所有的性質，並且以現代情形代替封建制度。現在看來，這是一個明明白白的道理；但是在這個宣言出現的時候，却是一個新奇，驚人的觀念。可惜這個思想與馬克斯對於機械的影響，對於資本的機能，和對於社會的迅速破壞，三端特殊的社會主義的解釋，混合在一起，所以在那時不能有很大的影響。

在以後幾年裏，馬克斯把這個學說應用了許多次。一八四九年他作了一批文章討論「工資的勞動與資本」。他追溯從奴隸制度改變到農

奴制度並且又改變到工資制度的理由。他又定出一個原理，說：一切社會關係都依靠着經濟生活的變遷，而尤其靠着生產方法的變遷。他說：

「個人所用以生產之社會關係——就是生產的社會關係——和生產的物質方法，既然有變遷和發達，生產力也隨着改易。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關係——就是我們所謂社會。這個社會的歷史發達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古代社會，封建社會，中等階級社會，都不過是生產複雜關係合成的結果；並且每一種社會在人類的歷史發達中，皆標出一個重要的步驟」(36)。

一八五〇年馬克斯又作了一批論文，討論「法國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階級競爭」。這是他第一次把他的主義應用在當時的政局上。(37) 他打算證明一八四七年的大恐慌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眞因；並且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〇年的經濟反動是歐陸上政治反動的基礎。一八五二年他又作一篇文章論「二月十八」即一七九九年的事情。他在

這篇文章裏盡力找出法國政變的經濟基礎，並且指出法國帝國真正依靠着現在已經變成守舊派，而非革命黨的小農夫(38)。在這篇著作裏，我們窺得一點有趣的社會心理。這一點社會心理就是，生命的理想與無論何人——不管他怎樣出類拔萃——的觀念，都可以溯到社會的和經濟的原因。馬克斯說：

「人的感覺，幻想，思想方法，和人生觀，都在財產的形式上和社會生活的情形上，有其根據。這些東西——感覺等——都起於物質的基礎及伴此而生之社會關係。這些東西由傳說及教育而集於一人之身，這個人就總以為他們——感覺等——是他自己的行為之真正的主要原因和出發點」(39)。

在別的一段裏，他說：「人類作他們自己的歷史，不是出乎他們自己的心願，也不是在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情形之下，而是在指定的和遺襲下來的情形之下。所有已死的人的陳跡，(Tradition)好像一座山一樣，壓在現在生

存的人的腦筋之上」(40)。

一八五〇以後幾年以達那 (Charles A. Dana) 之力請馬克斯為紐約保民報 (New York Tribune) 作了一批論文。這個報紙的總編輯是格利勒 (Horace Greeley) 那時這個報紙正注意美國傅立葉社會主義的運動。這些文章(41)都是用英文作的，前後亘八年之久，——有些是沒有署名的——登在論說欄裏。馬克斯以他的經濟學說的眼光，去批評歐陸的政情，對於美國人士，很有知識上的供獻。但是到了一八五九年他的第一本公認為合乎科學的著作經濟學批評出版以後，馬克斯纔把他的經濟觀的學說總束起來，表明他怎樣會去分析現代的工業社會。他說：

「經過一番調查以後，我知道一切法律的關係——如政府的形式——既非自明，又不是所謂人類精神進步的結果，乃與生活的物質條件有密切的關係。……人類於生產其日常生活資料之時，造成或種必然的離自己意志

而獨立的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發達程度相符合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上經濟的構造。真正法律的，政治的基礎就是這社會上經濟的構造。社會意識的一定的形式也與這經濟的構造相符合。物質生存的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一切進化」(42)。

馬克斯說過舊勢力與新勢力暫時衝突的時代以後，又說：

「經濟基礎既然有了改變，所以在這基礎上的建築物也或徐或速的變化。觀察變化，要常常區別兩件事：一件是經濟的生產狀況上所起的物質的變化，這是自然科學所教訓吾人的。一件是法律上，政治上，美術上，或者哲學上，——簡而言之，觀念上——的形態，人在這些形態上發見衝突而奮鬥的」(43)。

馬克斯在八年以後(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資本論裏，雖然常常把這個道

理認為成立，然而他却沒有明明白白的造出這個定律。這本書的末章雖然講英格蘭自十六世紀以來的經濟史，但是所討論的祇限於研究經濟的結果，而不去研究那些較寬的社會的或者政治的影響。一部分因為這個緣故，一部分因為普通人對於他的歷史觀念和他的對於現存工業社會的帶着社會主義的色彩的解析，沒有分別得清楚，所以在起初的時候，馬克斯的歷史觀念，除了在社會主義界而外，沒有多大的影響。等到少年馬克斯主義一派把他的早年著作細心研究以後，方才指出歷史原理的真正重要。馬克斯死後十一年（一八九四年）資本論的第三卷含有歷史觀的豐富材料出版以後，歐陸上一般的著作者才知道這個學說的重要；從此以後，對於這個問題的劇烈爭辯方才滿布於科學界中⁽⁴⁴⁾。因為一八四七年（哲學的貧困）和一八五九年（經濟學批評）的早年著作，和資本論的第二卷三兩卷都還沒有譯成英文，所以祇懂得英文的人很少機會去知道馬克斯

的學說和從其學說所演繹出來的原理的重要。【譯者按懂得英文的人尙且如此，祇懂中文的人那更可想而知了。】

馬克斯在資本論的第一卷明明的指出這個基本學說的一句，是夾在一個小註裏(45)。他以他的學說和達爾文的學說比較，並且說他自己的學說，是以唯一的真正唯物方法爲基礎：

「一部有批評性的工藝史可以表明十八世紀的發明，很少是一個人力量的。直到了現在還沒有那樣的一部書。達爾文研究「自然」的工藝史，也就是說，他研究動植物各機關的構造——這些機關就是用作支持生活之生產的器械。人類的生產機關史——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之機關史——難道還不應當受同等的注意嗎？維柯曾經說過，人類史和自然史分別在乎「前者是我們自己做的，而後者不是我們自己做的。」那麼，一個這樣的人類史豈不更容易編輯嗎？工藝學表出「人」和「自然」來

往的樣式——他拿來支持生活的生產方法；並且從這裏我們又可以見得他的社會關係造成的樣子，和從社會關係由來之心理概念造成的樣子。就拿宗教史而論，如果不能注意到這個物質的基礎，那也不能稱爲有批評性的宗教史。真正講起來，用分析來發現宗教創造的塵世基礎，比從生活的真正關係作出與這些關係相應的宗教的樣式，更見容易。第二個法子是惟一的唯物論的，所以也就是惟一的科學的方法。自然科學的抽象唯物論（即擯去歷史的，和擯去歷史過程的，唯物論）的弱點，可以從其代表——於越出他們自己的專門範圍以外的時候——之抽象的和觀念的概念，看得出來。」

在資本論的第三卷裏，馬克斯方才明明的說出他的學說，附加幾樁必要的條件。反對這個學說的議論的一部分的理由，就是因爲許多人沒有注意這些條件。我們再引一段話來作以上所徵引的煞尾罷（46）：

「全部社會構造和政體之隱微的基礎，常常在乎生產條件所有者（譯者按即資本家，田主等）和直接生產者（譯者按即勞動者）的直接關係之中——這個關係的樣式常常自然的與勞動方法和勞動條件的程度相符合，所以就是與社會的生產力的程度相符合……然而同一的經濟基礎，因為各種經驗的事實，自然的情形，種族的關係，和各種外表的歷史影響——所有這些東西，祇能彀先分析從經驗所表現的情形，方才可以懂得——在實際生活上也可以表出無數的變象和無數高低的等級。」

1. 這本書剛付印的時候，外間傳來消息，馬克斯自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中較重要的文章，行將印為三卷，以公於世。這本書叫做馬克斯，恩格斯，與拉洒兒遺著選錄。校訂者墨林(Franz Mehring)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馬克斯與恩格斯的文匯。第一卷自一八四一年三月至一八四四年三月。在司徒加特(Stuttgart)於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出版。

2. 同時他在一八四三年包爾，佛愛巴黑，開彭(Friedrich Köppen)，瑞維克(Karl Mauverik)，露格，和幾個無名氏的最新德國哲學和公法史裏，對於普魯士的檢查政策，發表一篇激烈的文章。所謂無名氏之一即馬克斯。馬克斯的別名是「萊因人」。這篇文章見卷一五六頁至八八頁。
3. 馬克斯所以會相信社會主義，簡直完全是法國作者的功勞，因為那些法國作者對於斯太恩曾經有很大的影響。參看卷一露格的通信。
4. 德法年書。校訂者露格與馬克斯。一八四四年第一第二兩期八頁。參看「黑智兒的學說把我們德國人從專斷和妄幻中釋放出來了。」
5. 德法年書的七五頁。
6. 「不消說得，革命須要一個被動的元素，一個物質的基礎。……無論什麼學說總要是一部分人的需要的實現，方才可以表現出來。」——見德法年書八〇頁。

7. 德法年書一八四頁。

8. 「使人民得以自由之」國是「——宗主權——棲息於舊社會之上，政治解放同時就是這個舊社會的解放。政治革命就是市民社會的革命。」

——見德法年書二〇四頁。

9. 「但是國家理想主義的極美點同時也就是市民社會唯物主義的極美點。」——見德法年書二〇五頁。

10. 新時代雜誌第十九卷(一九〇一年)第二期自五〇五頁以後，登載恩格斯與馬克斯信札選錄。他們早年通信的一部分還保存在這個地方。

11. 神聖家族或名有批評性的批評之批評。為反對包爾與其同事而作。著者恩格斯和馬克斯。一八四五年於佛郎埠(Frankfurtam Main)出版。

12. 參看一三九頁對於佛愛巴黑熱忱的敘述和一二六頁對於黑智兒

的蔑視的態度。

13. 「蒲魯東的著作什麼是財產對於現代政治經濟的重要，就好像色伊(Say)——這個名字一定是西埃葉(Sisyphe)的錯誤——的著作什麼是第三階級對於現代政治的重要一樣。」——見神聖家族三六頁。
14. 「傅立葉是直接從法國唯物論的學說來的。——巴倍夫派以前是粗而不文的唯物論者，但是發達後的共產主義確是直接從法國唯物論來的。」——見神聖家族的二〇七頁和從二〇九頁至二一一頁的引用文。
- 因為這本書是很希罕的，所以一八八五年新時代雜誌第三卷的三八五頁至三九五頁裏，曾經把這一章重印了一段。
15. 關於登載人權宣言的布告，馬克斯說道：「因為這個布告所宣言的人權之「人」不是古代社會的人，所以他的經濟的和工業的關係自然也和古代不同了。」——見神聖家族一九二頁。

16. 見神聖家族三三八頁。

17. 共產黨的宣言既然是我兩個人共同作的，我不能不說：這個宣言裏基本的原理是馬克斯的意思。那個原理就是：在每個歷史時期裏，現行之經濟生產和交易的形態，與從此形態而出之社會組織，乃全社會的基礎；那個時代一切政治的和智識的歷史都必得用這個基礎才可以解釋……依我個人的意思看來，這個原理對於歷史的供獻，好像達爾文的學說對於生物學的供獻一樣。在一八四五年的前幾年，我們已經漸漸的趨於這個原理。但是一八四五年春天我遇見馬克斯的時候，他已經有條有理的把這個原理作出，並且明明白白的解釋給我聽，好像我剛才所說的一樣。『見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共產黨的宣言。』這個宣言的正式英文譯本，是一八八八年恩格斯所校訂和註釋的。以上的話就是這一版的序言第五頁和第六頁上的。這個序言是恩格斯用英文作的，以

後才譯成德文。

18. 佛愛巴黑與古典德國哲學的尾聲的附錄。著者恩格斯。一八四

五年馬克斯論佛愛巴黑的附錄（一八八八年出版）。

19. 唯物的學說以爲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而殊不知環境是人可

以改變的，並且教育家也還是要受教育的。——見佛愛巴黑與古典德國

哲學的尾聲八〇頁。

20. 佛愛巴黑把宗教生活和人世生活混爲一談。但是殊不知人世

生活並不是抽象的東西。真正講起來，人世生活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

和……佛愛巴黑不知道所謂「宗教的感情」自己也是一個社會的產

物。——見佛愛巴黑與古典德國哲學的尾聲八一頁。

21. 司徒夫（Peter von Struve）說，到一八四六年馬克斯才佔據這個新地

位。參看一八九七年新時代雜誌第十五卷第一期六八頁和第二期二

二八頁和二六九頁，司徒夫的文章科學社會主義發達史。但是司徒夫對於以上幾點似乎沒有十分注意。又參看一八八七年新時代雜誌第五卷康夫邁爾(Kampffmeyer)的文章德國社會主義之經濟的基礎。在這篇文章裏，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五三六頁，因為這地方講的是一八四三年馬克斯和露格對於歷史的歷史觀的通信。

22. 在一八九六年新時代雜誌的第十四卷四一頁至四八頁裏，司徒夫把這些文章的大意，用『一千八百四十幾年馬克斯兩篇至今還不知名的文章——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發源史之貢獻』的題目登載出來。

23. 這個雜誌是一份月刊——從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八年。總編輯是呂寧(Otto Luning)。

24. 人民論壇。一八四六年的總編輯是克力格(H. Krieger)。
25. 格林，法比二國的社會騷動，或者真正社會主義的歷史著作。這篇

文章出現於一八四七年之初。伯倫斯太恩 (H. Bernstein) 作了一篇序言，把這篇文章的全部，登在一九〇〇年新時代雜誌第十八卷四頁，三七頁，一三二頁，和一六四頁。

26. 格林忘記了麵包現在用汽機製造，以先用風磨，水磨，更以先用手磨製造，這幾種不同的生產方法完全與食用麵包不相關係……有了生產不同的程度和生產對於消費不同的關係，即起有不同的反動，要明白這個反動總須專就實際上的變化，觀察各種生產方法和根本於生產方法之社會狀況：這個格林沒有想到。」——新時代雜誌第十四卷二節五一頁。墨林在新時代雜誌第十四卷四〇一頁也承認馬克斯與「真正社會主義者」之分別常言之過甚。

27. 同年馬克斯在德國布呂色報發表一篇文章叫做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對於德國文化史的貢獻。這篇文章是用來攻擊海村

(Karl Heizen)的，和他攻擊格林的文章的性質很相近似。

- 28 『每個歷史時期，財產的發達各有不同，並且當時的社會關係也完全不是一樣。所以爲中等階級的財產定一個界說，不是別的事情，乃是去表明中等階級生產的一切社會關係。如果要給財產下一個界說，好像一個獨立的關係，一個不同的範疇，一個抽象的和永存的意思一樣，那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理學的一個幻夢就是了。』——見哲學的貧困，對於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答覆，馬克斯著，一八四七年出版，一五三頁。
29. 『社會關係和生產力有密切的關連。人在得着新生產力的時候，同時改變他們的生產形態；改變他們的生產形態和謀生的樣式的時候，同時又改變他們的一切社會關係。……』見哲學的貧困九九頁和一〇〇頁。
30. 『我們常聽見說：生產力所表現出來的關係——生產形態——不惟不

是永遠的定律，並且與人和他的生產力之一定的發達，適相符合。人的生產力既然有變遷，生產關係也就不得不隨之而變。」——見哲學的貧困一一五頁，並且參看一五二頁和一七七頁。

31. 「照着李喀鐸的意思講起來，地租是家長制度的農業，變成商務的工業——工業資本應用於土地上，都會之中等階級移植於鄉村。」——見哲學的貧困一五九頁。

32. 「李喀鐸既然說過中等階級生產是決定地租的必要條件，却又以之應用於各國所有時代的土地產業之上。凡以為中等階級生產的關係是永存的範疇的經濟學者都患這個謬誤。」——見哲學的貧困一六〇頁。

33. 「金錢不是一個東西，確是一個社會關係。這個關係是一個圓環，所以能殼和別的經濟關係勾連在一起。這個關係和生產的定式符合，

就好像個人間的交易一樣。」——見哲學的貧困六四頁。

34. 見哲學的貧困一二八頁。

35. 一八四八年在倫敦發行之共產黨的宣言四至七頁。

36. 見一八四九年四月馬克斯所校訂的新萊因報，政治經濟雜誌裏的

傭工與資本。這原來是一批演說詞，馬克斯在一八四七年對於布呂色

工聯所演說的。近來覺尼思 (G. L. Goynes) 譯成英文叫做工資勞動與資

本，一八九七年於倫敦出版，以小冊子發行。

37. 這些文章於一八五〇年在新時代雜誌裏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

九年的題目發表。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重新校訂一遍，用一八四八年至

一八五〇年法國的階級戰爭的名子，以小冊子發行。

38. 一八五二年紐約有一個政治月刊叫做革命雜誌。總編輯是衛得

邁爾 (Joseph Weydemeyer) 路易蓬那巴的二月十八 (Der Achtzehnte Bru-

mairie des Louis Bonaparte) 這篇文章就是登載在這個雜誌的第二期裏的。一八六九年馬克斯重印成小冊子的樣子。一八八五年第三版，售價很賤。

39. 路易蓬那巴的二月十八第二版二六頁。

40. 路易蓬那巴的二月十八第二版二六頁。

41. 近來有人搜集這些文章印成一本書。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二年文章的總題是革命和反革命，或者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馬克斯著。一

八四六年埃領諾阿維令 (Eleanor Marx Aveling) 校訂於倫敦。一八五三

年至一八五六年信札的總名是：近東問題，關於克利米亞戰爭 (Crimean

War) 的事情，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的信札。馬克斯著。校訂者埃

領諾阿維令和愛華德阿維令 (Edward Aveling) 二人。一八九七年在倫

敦出版。

42. 一八五九年經濟學批評第一卷四、五兩頁。

43. 一八五九年經濟學批評第一卷五頁。

44. 一八九〇年社會主義界討論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的時候，已經

可以算是這個爭辯的起首了。

45. 英譯資本論第二卷三六七頁小註一。

46. 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編三二四頁和三二五頁。

第四章 這個學說的獨創

現在已經大部分用馬克斯自己的話講這個學說的產生和發達。但是經濟史觀的學說究竟有多大一部分是馬克斯自出心裁的呢？

在前幾世紀的著作裏，誠然有講到經濟原因和法律的，政治的，或社會的情形的關連的地方。例如哈林頓（Harrington）的阿息安拿（Oceana）說一國的政體是以土地的租法和其分配為轉移。他的全部學說的基礎是：

「土地產業的比例是怎樣，國家的性質也就是怎樣」(1)。十八世紀，有些著作家，如法國的加尼埃(Germain Garnier)(2)，英國的大林卜(Dalrymple)(3)，和德國的墨塞耳(Möser)(4)，很注重土地產業對於政治的影響。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〇年以內的社會主義者又常常提及同樣的觀點。傅立葉，聖西門，蒲魯東，和不郎克(Blanche)自然而然的注意到經濟情形對於當時政治的影響(5)；並且第一個作法國社會主義史的斯太恩(Lorenz von Stein)——他是德國人——又修飾了一下他們的意思，以為政治生活是副於經濟生活的(6)。德國早年較小的社會主義者，如馬耳(Marx)，黑斯格林(7)，和別的作者(8)，不謀而合的表示同樣的意見。但是如果祇是那些思想家——他們不惟最先作出一個學說，並且最先看到這個學說的重要和其隱微的意思；並且這個學說因而得以變成他們（指那些思想家而言）的科學系統之一部分——方才可以正常的稱為這個學說的創始者，那麼無可疑惑我們一定

要把馬克斯看做經濟史觀的真正創始者(9)。

但是其他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如洛布塔士 (Rodbertus) 和拉酒兒，對於經濟史觀的學說，有多大的功勞？並且馬克斯的功勞和他們的功勞的比較是怎樣呢？以先很有人討論馬克斯和洛布塔士的觀念究竟誰比誰早(10)。不過這個爭辯後來大部分都轉移到社會主義的「勞工和贏餘值」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和經濟史觀沒有絲毫的關係。但是就以這個問題而論，洛布塔士的朋友現在也承認他們以前拿來攻擊馬克斯的理由是不對的(11)。所以祇就經濟史觀而論現在並沒有人以爲洛布塔士曾創造這個學說，或者曾主張這個學說(12)。

因爲近來一個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以爲這個學說最初見於拉酒兒的著作裏，所以我們不得不提到這位社會主義者(13)。設非拉酒兒的才幹，我們不能聽見很多關於馬克斯和洛布塔士的事情，然而現在對於社會主

義最有研究的人也承認拉酒兒未嘗於學理上有重要的貢獻。在馬克斯手裏，萬國工人聯合會是一個失敗，而在拉酒兒手裏，實用社會主義則變成一個強大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勢力。但是拉酒兒雖然是一個大鼓吹家和政治家，他確不是一個有建設計劃的思想家——無論如何，在經濟上是沒有建設的思想的。馬克斯在實際生活上雖然大遭失敗，他却是一個書齋裏的大哲學家(14)。現在權且不問我們承認馬克斯的工業社會的分析與否，權且不批評他的哲理學說的對不對，我們也儘可以說：凡是按着馬克斯應當被研究的價值研究他的——我們可以說，英美兩國從前簡直沒有人研究他——總覺得在經濟學上，或者除了李喀鐸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的智力比起馬克斯來，更見能發自出心裁，更見有勢力，並且更見精密。

1. 他繼續說：『如果一個人是惟一的地主或者比民衆都有權力，他就是大王公並且他的國家就是一個絕對的君主專制。如果少數人或者

一些貴族比民衆都有權力，這就是歪於一方面的平衡並且這個國家就是一個混合的君主專制——如西班牙和波蘭。如果所有民衆都是地主，或者他們把土地分配得洽洽適當所以沒有人能較比他們的權力還大，這個國家不用武力的幫助，自然而然的就是一個共和國。——見阿息安拿共和國第四頁（一六五六年）。

2. 在他的一七九二年的財產對於政治法律的關係裏。

3. 在他的一七五七年的大不列顛封建產業通史的論文裏。

4. 在他的一七六八年倭士那布呂克歷史的導端裏。參看新時代雜誌第十二卷第一期五一六頁至五二四頁康夫邁爾歷史哲學家的摩西

一篇文章。

5. 關於聖西門，參看巴耳特（P. Barth）在將來雜誌第四卷四四九頁裏所作的文章，和他的一八九七年的以歷史哲學為社會學。參看一九〇

一年皮克梭脫 (Jessica Peixoto) 的法國革命與現代法國社會主義二一九頁至二二一頁。巴耳特和皮克梭脫都把聖西門的影響說得太大。

關於傅立葉和勒歇瓦利 (Le Chevalier) 參看一八九六年文克司屯 (Wenckersien) 的論馬克斯二五〇頁和二五一頁。關於蒲魯東參看一八九四年密白及耳 (Mithlberger) 的怎樣去懂得馬克斯主義。

6. 一八四二年斯太恩在他的今日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裏，把他的觀念初次說出來。在一八五〇年出版的法國社會騷動史裏，他把他的『社會當做一個經濟組織，社會的——就是經濟的——生長當做法律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基礎』的意思，說得更見透徹。這本書對於格奈司提 (Guesse) 很有影響，並且以格奈司提之力而影響於現代德國歷史的法理學。但是斯太恩的學說對於經濟思想或普通一般的歷史調查却沒有十分影響。

7. 關於他們的說話，參看一八八七年阿德勒的現存政治經濟的馬克斯批評的基礎二一四頁至二二六頁。關於這些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較爲普通的觀念，參看一八八五年阿德勒的德國第一次社會政治工人騷動史。

8. 參看一八三八年拉維白幾能 (Laverigne-Peguilhen) 的運動律與生產律二二五頁。這本書久爲世人所不注意，布廉塔諾 (Brentano) 第一次指出他的重要。在一八九三年勒新稗史與歷史唯物論的附論四三五頁至四四一頁裏，墨林以爲我們對於這位封建浪漫派的鼓吹者——拉維白幾能——不必看得太重。

9. 參看一九〇〇年佛特曼的歷史唯物論二四頁。

10. 在一八七五年第四階級的解放戰爭卷一第四三頁裏，「一八八二年第二版五七頁和八三頁」邁爾第一次攻擊馬克斯，說他抄襲洛布塔

士。後來在一封給册勒 (J. Neller) 的信裏，——這封信登在一八七九年梯賓格 (Tübingen) 政治雜誌第二一九頁裏——洛布塔士自己又這樣攻擊馬克斯。參看一八八〇年新版邁爾博士所校訂的洛布塔士加曹博士的信札和社會政治論文一三四頁。在哲學的貧困的序言裏「一八八五年伯命斯太恩譯成德文，」恩格斯辯明他們攻擊馬克斯的不對。在一八八五年德文資本論第二卷序言的八頁至二一頁裏，他駁得更見詳密。

11. 參看一八八五年瓦格納 (Adolph Wagner) 和可洒克 (Kosak) 所校訂的瓦格納的拉布塔士加曹博士遺著選錄第三卷序言三一頁。

12. 參看瓦格納一八九四年三版的政治經濟的基礎二八一頁和二八二頁。瓦格納說：「馬克斯一方面以進化論爲根據，主張唯物史觀，」而洛布塔士則主張「不要馬克斯的歷史的和辯證的幫助。」參看一八八四年新時代雜誌第二卷三五〇頁柯茨基 (Kosak) 的文章洛布塔士的

資本論。

13. 一八九三年波那的哲學與政治經濟三五〇頁和三五二頁，引用拉酒兒一八六二年的工人黨綱。波那所說的都可以在馬克斯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九年的著作裏找得出。

14. 發克司衛教授 (Prof. Foxwell) 在他的一八九九年孟格 (Menger) 勞工對於生產物的權力的譯本的序言裏，似乎相信孟格的見解，以為馬克斯的贏餘值的學說是從英國社會主義者借來的，而馬克斯不明言其所自來的地方。這是發克斯衛的錯處。祇要對於這個問題很為熟悉的人，就都知道孟格是不對的。馬克斯是第一個人使我們注意到英國社會主義者，並且在他的哲學的貧困四九頁至六二頁裏徵引霍布金司 (Hopkins)，——他的意思是說霍格司金 (Hodgskin) ——湯姆蒲生 (Thompson)，愛德華池 (Edwards) 和布勒 (Bain)，如果我們把他們的學說拿來和馬克斯的

學說比較，那就好像拿伯特 (Poff) 的政治經濟來和李喀鐸的政治經濟比較一樣。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現在所說的這本書的作者不是那位經濟學者加爾孟格 (Carl Menger) 乃是那位法學者安通孟格 (Anton Menger) 按加爾和安通是弟兄。

阿息勒教授 (Prof. Ashley) 受了孟格的影響，所以他說馬克斯「是一個有才幹的人，不過不像他表面上那樣有學問和能發自出心裁的樣子就是了。」見他的一九〇〇年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觀察二五頁。真正懂得馬克斯的人決定不會這樣說。薄姆包維克 (Böhm-Bawerk) 雖然極力反對馬克斯贏餘值的學說，却很贊美他的學力，並且稱他爲「哲學中的篤傑」和「最高級的賢智。」見一八九八年薄姆包維克的馬克斯與其系統之完結一四八頁和二二一頁。不說別的，祇說德文資本論第二卷的金錢問題的精美，馬克斯在經濟學史上也應該佔一個特殊的地位。

他的早年著作表明他在別的人類思想界裏，也是同樣的好。至於他的學問，我們祇說馬克斯是第一個人去詳細的研究早年英國經濟思想史，並且以英國藍皮書爲根據去作一個有效的調查，就穀了。

第五章 這個學說的整理

前幾章，已經講過歷史唯物論的學說的產生和其最初的成立。在討論這個學說的應用以前，爲免去誤會起見，我們頂好先注意他的整理，——整理與修改不同。

馬克斯說生產形態是一切社會生活的條件的時候，有時使我們相信他所說的純粹是專門的或者工藝的生產形態。但是就他的著作看起來他的意思是指普通一般的生產情形而言(1)。這一點在討論古代文化的時候特別重要，因爲就是工藝方法沒有特別的改變，那時生產的普通關係也曾有大變遷。少年馬克斯主義一派對於這一點的解釋，很爲盡力。

第一，技術的變遷雖然說是社會進步的原因，我們却不可把技術這個名詞看得太窄了。主張這個學說的人以爲我們所謂社會生活上的技術，不僅包含抽取「原料」和製成「熟貨」的專門程序，並且包含貿易和運輸的技術，普通一般商務的專門方法，與分配熟貨於最後消費者之專門程序。馬克斯常常講到這一點；恩格斯在一封信裏，總束他和馬克斯共同爭執的意思，說得很明白：

「我們把經濟關係看做決定社會史的基礎。這個關係就是社會裏的人民產生食物的方法；如果已經有了分工，還有交易物產的方法。所以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都包含在內。再進一層，照我們的眼光看起來，這個技術決定交易的方法，物產的分配，「氏族社會」崩潰後之社會階級的分別，個人轄制服從的關係，和國家，政治，法律等等的生存。技術雖然大部分依靠着科學的情狀，科學却更要依賴着技術的情狀和需要。社會上一種

技術上的需要，促進科學進步，比十個大學的力量還大。」(2)

這樣看來，我們一定要把「技術的」意思放大，包括生產和消費中一切關係。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說「技術史觀」——這樣說法會引起誤會——而說「經濟史觀」。

這個學說的創始者，更進一層。他們說唯物史觀或經濟史觀的時候，他們不惟不肯把「經濟的」三字看做和狹義的「技術的」三字相同，並且他們還不承認「經濟的」三字是除去一切物質元素的。例如地理的情形在或程度以內，和在某種狀態之下對於生產是很有影響的。祇就這一點而論，巴克爾和馬克斯的意思是相符合的；但是馬克斯曾經講過，地理的情形不過是限制生產方法的活動罷了。地理情形的改變固然可以阻止新的生產方法之實施，然而於同一地理情形之下，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生產方法。馬克斯說：

「組織社會分工的實質基礎的東西，及以天然環境之改變而使人有多數慾望，技能，勞工方法，和勞工形態的東西，不祇是土壤的肥饒，並且是土壤的類別，土壤的天然產物的不同，與四季的改變。在工業史中佔最有關係的一部的東西就是：人的需要使天然力歸於社會管轄之下；節省，享用，大規模的以人力征服他。」（3）

然而他又解說：「適意的自然情形祇能給我們以財富生產和財富分配的一定的經濟方法之可能性，而非其本體。」恩格斯也這樣說，計算經濟情形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地理的基礎包括在內，但是也不可看得過重。但是這並不是這個學說最重要的整理。在一八四〇以後，這個學說初出現，和馬克斯死的時候（一八八三）這個學說的創造者，對於他們自己的說話，用不着修正。然而在馬克斯死後，並且特別在社會民主黨會議裏，這個學說大受討論的時候——正統馬克斯派的人，太趨於極端，致引起社會

主義者內部的分裂。一半因為這個緣故，一半因為外界的批評，恩格斯於是乎寫了許多書信，說明他的學說，以免批評者的誤會。在這些書信裏（4），他說別人不懂得馬克斯的真意；馬克斯和他自己從來沒有有意的去把一切別的元素都除掉，而祇注意經濟元素的絕對重要。他指出經濟行為不祇是物質的行為，並且是人類的行為；人類是一個經濟動物，不祇用他的兩隻手並且還用他的腦筋。不過人類腦筋的發達是要受許多條件的影響的；無論在什麼時候，個人的經濟行為總是要受他的社會環境的支配的。——這個社會環境包含着許多細小的元素。恩格斯承認馬克斯和他自己對於「少年人有時偏重經濟方面」是要負一部分的責任的，他又說：社會組織的眞眞形式是常以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學說和觀念而定。簡而言之，我們如果讀恩格斯對於這個學說最近的解釋，好像經濟觀的全部學說都是已經被推翻了的樣子。

但是我們決不可因為這樣讓步的話，就以爲這些領袖們都放棄他們自己的學說。恩格斯繼續聲明社會生活裏經濟生活的根本重要。主張這個學說的人說：無論某時代社會勢力的行動和反動如何，還是生產情形——就最廣義而言——是決定社會裏基本永久變遷的東西。所以恩格斯說我們一定要把經濟元素的概念放大，不惟地理基礎要包括在經濟條件內，以傳說或惰性而遺留至今的前代經濟變遷的陳迹與其全部外表的環境，也要包括在內。他甚至於說：種族自身也是一個經濟元素。他一方面極力主張政治，法律，宗教，文學，和美術的發達，都基本於經濟的發達，他方面他又表明這些東西又互相影響，並且還影響經濟的基礎。『經濟情形不是惟一的原因，——不是惟一主動的原因——一切別的東西也不是惟一被動的結果。這是各界相互的活動而基礎於經濟的必須，這個經濟的必須終結是滿足的。』(2)

恩格斯死後（一八九五）所起的爭端可以把這個意思表明得清楚一點。許多有建白的著作家——宮坡威支（Gumplovics）（6）或者是他們當中最重要的一用種族氣質和種族競爭的存在，解釋人類發達上一部分顯著的事實。但是一個並不承認自己是鼓吹經濟史觀的法國人著了一本書，所主張的倒頗算成功的。他說種族氣質的大部分是社會經濟變遷的結果，而社會經濟的變遷却又是由於物質經濟的原因。

德莫蘭（Demolins）是勒蒲雷（Le Play）派現代的總代表，——無論如何，就他的著作上看起來，總是代表勒蒲雷一派——他從來沒有聽見過馬克斯這個人或者他的學說；在他的著作裏，他也很少詳細的講到社會主義者所以為最有興趣的階級戰爭。但是德莫蘭（7）一方面固然很注重所謂商業地理史觀，他方面他又很細心的指出物質生活的情形影響生產關係和生產方法，並且這些生產關係和生產方法對於歷史上佔一個地位各種人種的區分，有大部分的影

響。所以以他的眼光看來，種族大部分是一個經濟產物；恩格斯說種族自身也是一個經濟元素，也就可以明白了。

我們一定要把恩格斯這樣所解釋的經濟史觀看做正確可靠。他說馬克斯的看法也不過如此。但是我們又不能否認馬克斯的著作裏沒有幾段很極端的話；其實這些話不過代表這個學說的幼稚時代，而為馬克斯的沒有批評性的信奉者所服膺的。然而我們對於馬克斯却又不可太崇信，因為我們一定要知道：凡是一個有遠大的實用效果的學說初次解釋出來的時候，因為當時顯然的需要，常把這個學說說得太過，總不會說得太輕。所謂經濟史觀者，並非祇拿經濟來解釋歷史，乃「人類進步中最要緊的東西，是屬於社會方面的；而社會變遷的重要元素確是經濟的元素。」經濟史觀不說經濟關係是惟一的改變社會進步的勢力，他說經濟關係有影響社會進步最大的勢力。

以上照着經濟史觀的學說的創始者自己所解釋的和整理的，當做這個學說的真義的說明，在下一章裏，我們還要提到這一點，並且還要詳細研究人類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之真正聯絡。

1. 馬薩利克 (Masaryk) 在他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馬克斯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基礎九九頁至一〇〇頁裏，與外森格林 (Weisengrün) 在他一九〇〇年出版的馬克斯主義和社會問題的要義八六頁裏對於這一點的批評，都沒有根據。

2. 見一八九四年的書札，這封書札是印在一八九五年社會主義的學士會會員三七三頁裏的。一九〇〇年重印於佛特曼的歷史的唯物論二四八頁裏。

3. 見英譯資本論五二三頁。

4. 恩格斯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四年寫給各通信社的信，最初見於兩

個新聞紙上——一八九五年的萊蒲西民報第二五〇期，與一八九五年十月一號和十五號的社會主義的學士會會員。這些信雖然沒有重印在一起，而零零碎碎的佛特曼印了一些在一九〇〇年的歷史的唯物論二四二頁至二五〇頁裏，墨林印了一些在第二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第二卷五五六頁裏，格羅利黑 (Grenlich) 印了一些在一八九七年的唯物史觀論文第七頁裏。

5. 見一八九四年的書札，社會主義的學士會會員。

6. 見種族競爭。

7. 見德莫蘭的新版航路怎樣會造出社會式樣關於社會地理的論文（沒有印行年代，大概是一九〇一年）。

第六章 這個學說近來的應用

現在我們研究經濟史觀的學說的應用。就是在沒有決定這個學說

全體的真偽以前，我們也可以研究他的應用；因為我們可以不承認以這個學說爲哲理上的解釋，解釋進步全體，而他方面仍然可以承認在某特別情形之下，經濟實在的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但是有些人對於哲理上的態度素來就是注重經濟原因的，所以到了研究某某事情的時候，他們的傾向一定是注重經濟的影響。因爲這個緣故，這一方面的事業，多半是這個學說的創始者與其信奉者所作的。

馬克斯自己對於事實上的貢獻很不算小。他的說話有些是錯了的，並且他的歷史上的解釋也很多牽強附會和言之過甚的地方；但是除此而外，他對於這個問題還有一大部分的真理。他的貢獻最爲世人所熟知的是：『因爲在十七世紀裏資本的產生成爲一個有力的工業元素，並且因爲十八世紀裏的工業革命，封建社會於是乎一變而爲現代社會』的一段紀載。馬克斯最初指出家內工作制度的性質；由家內工作制度變爲現在工

廠制度，和那附帶的變化，由地方市場改變到國家市場；又由國家市場改變到世界市場。最初指出古代和現代經濟生活的最要的分別，表明古代資本的地位固然是已經很重要，然而當時的資本乃商業的而非工業的，並且希臘和羅馬史的大部分必得要用這個眼光才可以解釋的，也是馬克斯。說十九世紀中葉的政治變遷大部分是由於經濟的勢力的，也是馬克斯。馬克斯對於原始人類的文化，比較上固然沒有十分注意，然而現在從他的文稿上看起來，他也會應用他的學說於社會進化的最早時期，並且還很言之有物哩。(1)

近來著作者對於智識上的貢獻或仍以關於人類早年歷史者為最。

這一項的先鋒是美國的摩爾根 (Morgan)。摩爾根真正是第一個解釋人類結合的早年樣式，並且從『羣居』、『氏族』、『家庭』、『國家』依次的去追溯社會的進化。他雖然沒有詳細的作出他的學說或者給他的學說一個一

定的名字，然而他確於不知不覺之中獨自作出經濟史觀的學說，並且他還不曉得這個學說除了早年而外，其餘什麼時代也是可以應用的。因為後來的作者對於摩爾根這一部分的事業疏忽太甚，所以我們一定要多說幾句話才好。

摩爾根很起首就用一句防範很密的話說：『人類進步的大時代或者多少是直接和食品來源的擴充相稱應的。』(2) 但是以他的意思看來，他所謂大時代，一到『田地農業』出現的時候就終止了(3)。他討論人種本來『男女混交』的假定；他主張這個制度以前或者有過，不過在『羣居』出現的時候，這個制度再不能長久繼續存在，因為『羣居』的傾向在乎分成多數的小羣，以便謀生——這樣一來『羣居』就分成多數血統相關的家庭了(4)。他講早年人類依靠食品供給的物質特點的時候，又說到以果實和樹根爲天然物品的生活；以魚類爲食品的生活，與野蠻和移居的關係；五穀發

現停止『食人肉』的習俗和以乳肉爲食品的生活的關係；馴養禽獸，與游牧社會的關連；並且從他所謂園藝到農業的經過(5)。以上所說這幾端裏，好像比巴克爾的學說增加有限。然而摩爾根和巴克爾完全不同之點就是巴克爾專限於生產的簡單問題，而摩爾根則把一切這些元素對於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影響指點出來，並且以爲社會的改變是由於財產形態裏的變遷而來的。

摩爾根對於以母系爲本的經濟原因雖然講得不十分明白，然而他確嘗注意到『私有產業的發達』和『由羣居而進爲民族的進化』的關連(6)。他對於由母系而變爲父系的原因說得稍爲詳明；他表明這個變遷怎樣和私有產業制的擴張同時發現(7)。奴隸制度發達的一段話(8)或者不像別的那樣新奇；但是摩爾根所提出由氏族而變爲父系家庭的經過之經濟基礎(9)和由多妻家庭而變爲一妻家庭的經過之經濟基礎(10)不特是獨

出心裁並且還是一件驚人的事情。

摩爾根固然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並且也許從來沒有聽見過馬克斯這個人或者經濟學的歷史派，然而他對於私有產業和社會公益的關係之結論，却和現代見解完全一致。他說：

『自從有文化以來，財產的發達極速，其形式極多，其用處極廣，其管理方法總有利於其所有者，所以其在人民一方面，已經成爲一個不能統馭的勢力。人類心理對於自己所創造的東西，也沒有對付的法子。但是總有一天，人類智力可以支配財產，並且定明國家和財產的關係，與財產所有者的義務和其權利的限制。社會利益比較個人利益更見要緊，並且我們一定使這兩個的關係又公正又諧合方才算好』(11)。

但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這本書和他別的著作(12)的大部分多半敘述歷史事實，所以很少說到這些事實的經濟原因的地方。在英國發端而一

直延宕至今的那個爭辯，幾乎完全是關於事實上的。因為如果科學家對於事實都還不能一致，那又何必揣度那些事實的原因呢？社會學和社會史的最近著作者幾乎完全不提到他們所敘述的事實的经济原因(13)就因為這個早年爭辯的趨勢是專偏於事實。但是摩爾根學說的一部分——例如最早的血統相同的家庭之詳細情形和其對於原始時代『男女混交』之匆促斷語——雖然已經有了修正，然而他對於母系氏族和其變為部落國家的發達之意思，與氏族部落等的變遷依賴財產形式的變遷之意思，世人已經公認為現代科學的材料。

等到德國經濟史觀的鼓吹者講到這事情以後，摩爾根的真正重要方才表現出來。一八八四年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出版。他表明摩爾根的觀念比巴浩芬(Bachofen)和麥克冷南(McLennan)的觀念，要算很有進步。他說英國的古物學者真正的曾經抄襲摩爾根的學說，而不明言其所自來。

從發達方面轉到原因方面，恩格斯完全承認摩爾根對於早年母系社會和一妻制度的一切結論；不過他更進一層，把摩爾根和馬克斯兩個人的意思聯合一起。恩格斯以爲民族社會的改變是由於第一次的社會大分工——遊牧人民和社會的其他部分的分離。這樣一來，經濟生活上永遠的元素——部族間的交易——出現；並且從部族間交易變到個人間的「物物交換」。——大部分是牛羊和天然物產的物物交換——是很快的。動產既然從共有變爲私有，一方面奴隸制度就有發達的機會，他方面母系制度的崩壞也就快到。私有產業一天加多一天，就成了分工的第二級——人工工業和農業的分離。現在的交易是商品的交易；男子既然有經濟上的優越，父系制度和一妻制度也因之而起。最後到了分工的第三級——商人的崛起和金銀貨幣的使用。資本的生長——雖然就是商務資本，不像原來的以牛羊爲資本的——造成一種新形勢，使以先的氏族社會不能與之相角；所以現在有政

治組織的起源，國家的生產。這個過渡時代，在希臘，羅馬，和中世紀早年的條頓民族史裏，都有明白的紀載；但是在摩爾根和恩格斯以前，沒有一個人能假把這件事情解釋清楚。

後來有許多作者——他們都不是社會主義者——藉摩爾根和恩格斯所給的暗示繼續研究。所謂社會學者最初對於這個事情不很注意。自從一八九〇年科瓦勒夫斯基 (Kovalevsky) 以後，很有些人打算證明家庭和私有產業的較密的關連(14)。一八九六年格羅色 (Grosse) 爲這個問題特別作了一本書(15)並且關於「經濟情形對於家庭的樣式——特別就遊牧人民和早年業農者而言」的影響，「很有一點新穎的思想。」同年，黑麗德布朗特教授 (Prof. Hildebrand) 作了一本各種經濟時代裏的法律和風俗。在這本書裏，他雖然沒有忽略初期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他對於原始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却又很注重(16)。在比這還早的時期裏，枯瑞 (Othmo) 作了一點有

價值的著作。他起初研究澳大利亞人『同血統的制度』(17)到了一八九八年又作一批文章討論母權制度的基礎(18)。他用歷史的眼光，批評普通分爲漁獵，遊牧，和農業三時代的分類的弱點(19)。枯璫先論漁獵時代，主張最早組織的形式是以男子的優越爲基礎——男子優越是完全和父親的優越不相同的，因爲那爲家長制度的基礎之多妻或一妻的家庭是後來才發達的。最初大概可以有一個母系社會——就是拿母親來追溯世系——而沒有母權制度(20)。枯璫說出以女子追溯世系的經濟理由，並且表明在某種情形之下，女子怎樣爲男子所趨尋，一直到了一個時候，他的重要達到那樣高的一個程度，所以母權制度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現(21)。枯璫偶然間又求得女子和早年農業的關係，並且說明女子——無論在家內或在家外——對於早年的分工有很大的影響。母權制度顯然是大部分由經濟產出的(22)。一九〇一年枯璫繼續他的討論，對於『分工與女人的權利』(23)做了

一批文章。普通一般以爲農業是遊牧生活消滅以前的必要條件，枯瑞在這本書裏指出這個觀念的錯誤。枯瑞以爲恰恰與此相反，一點固定的活動方才是改變到農業以前的必要的條件(24)。然而農業可以從遊牧時代或漁獵時代發達出來；並且無論是從遊牧或者是從漁獵出來，女子的活動總是最重要的。女子不惟是原始時代的農夫，並且是家內工業的創始者；家內工業在原始時代物物交換裏佔有重要的位置(25)。最早分工的原理以爲女子應當種植蔬菜，男子應當飼養禽獸；在這個基本分別之上，一切社會排列都隨之發生。很有好久，婚姻並非因爲雙方想得着理想上的快樂而起的倫理關係，而大部分是經濟的或者勞動的關係。(26)

和這個調查的性質相同的事情近來有兩樁。一個是尋圖騰制度(Totemism)的原始的經濟解釋(27)；一個是研究奴隸制度的經濟原因。尼博耳(Nieboer)的研究很增長我們對於奴隸制度早年情形的智識(28)。尼博

耳承認意大利有名經濟學者羅利亞 (Loria) 的學說。他把以前別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意思推翻了許多；並且不像許多作者一樣，祇研究社會的農業時代裏的奴隸制度，他還研究漁獵時代和遊牧時代裏的。講到古代的稍後期，奇略提 (Cicotti) 對於希臘和羅馬的奴隸制度的起源和發達很有一點發明並且追溯這件基本事實與全部政治史和社會史的關連(29)。別的作者——如佛郎柯提 (Francotte)(30) 和拍爾曼 (Pöhlmann) (31)——對於『希臘經濟狀態與其對於國家的和國際間的情形之影響』討論很詳細。

羅馬史上土地問題和國家進步的關係常常是很明顯的，所以史家如尼池 (Nitsch) 和孟森 (Mommsen) 不必等待『經濟觀』派的興起，就看出來了。然而就是以羅馬而論，後來還有人去特別研究『帝政時代』並且去注重經濟元素對於普通一般發展的大影響(32)。希伯來史中疎忽的地方，也有作者如畢耳 (Beer) 和墨林重新提起討論(33)。

到了更近的歷史材料更見豐富。經濟勢力對於型成『從封建社會到現在社會的經過』的用處是很明顯的，所以史家老早就不知不覺的注重經濟觀。例如比克利 (BÉRE) 敘述瑞士過渡時代，講到陸軍制度，就是這一類的(34)。比利時最有學問的史家中之一——得馬勒 (Des Mare)——近來宣布他的意思說：『沒有一個人能發研究對於萊因和北海中的人民影響較深的原因，而不覺得決定國家進步的東西不是種族的，語言的，或者別的元素，乃是經濟的情形』(35)。

這個較新的觀念使研究學問的人不祇對於『十字軍』(36)並且對於加爾維尼教 (Calvinism) 和清淨教 (Puritanism) 得勝後之改革時代 (Reformation) (37) 都去注重經濟的元素。郎蒲勒黑特 (Lamprecht)——德國最有名的學者中之一——發起一個運動，把經濟元素看做中世紀德意志全部政治的發達和社會的發達的基礎；公認為史家的人很受了這個運動的影響。

(38) 在這個大膽的運動所引起的，和現在還沒有完結的，劇烈的討論裏，這個較新的傾向漸漸勝利，似乎不是不可能的(39)。

到了近幾世紀裏，用經濟的情形解釋一切政治的變遷——如十八世紀英國的政治，和法美兩國的革命——簡直是很普通的事情。再拿更近的幾件事情來做例，現在人人都承認：十九世紀的庶民主義大部分是工業革命的結果；美國南北戰爭——一八六五年——以前的全部美國史是兩個經濟原則的競爭；古巴反對西班牙的騷動和從此而起的西美戰爭——一八九八年——都是由於砂糖問題而起的；並且現在國際間政治的情形是要受經濟條件的支配的。在近代歷史調查的混亂之中，我們無論走到那裏，總遇見一些年幼而有才的學者，對於政治的和社會的進步中之經濟元素，異常注重。

1. 恩格斯曾經把這些文稿用於他的一八八四年的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參看第一版的序。

2. 見摩爾根一八七七年的古代社會。以下所徵引的話見一八七八年版一九頁。參看第九頁。
3. 見古代社會二六頁。
4. 見古代社會四一八頁。
5. 見古代社會二〇頁至二六頁。摩爾根所謂『園藝』(Horticulture)實在是和德國作者——如像項恩和西摩勒耳(Scholler)——近來所以爲是他們同國人所發現的，並且是他們所鼓吹的『耨耕』或『斧耕』(Hoeiculture or hackculture)一樣。園藝和耨耕的名稱都選用得不好。
6. 『自從有氏族以來，第一個繼承制就發生了。依據繼承制的規矩，已死者的產業是將盡行分配於其族人的。』——見古代社會五二八頁。
7. 『在氏族繼承制之下，已死者的親生子雖然公認已死者爲其父親，然已死者的財產祇能分給於其族人，而其親生子女反不與其數。』所以

到得餵養大宗家畜，因而家畜變爲日用生活源泉和個人的財產的時候，到得耕耘使各人有各人的房屋和土地的時候，這種繼承制是必要受反對的。當時的人很想得着一個新的繼承制，使父子皆有其分——這是他們的慾望。這個慾望使以前的老的繼承制發生變動。財產日漸聚集，且具有永遠的形式，又加以其爲個人之所保有者的比例日以增加，以母親追溯世系的法子就不得不被推翻，而以父親追溯世系的法子自然出現。這個變動，對於民族的繼承制固然沒有什麼改變，然而當兒子的人就可以因而加入他們的父親的氏族裏，並且因而當他們的父黨戚族的領袖。『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八七七年）二四五頁至三四六頁。參看五三一頁。

8. 見古代社會三四一頁和別處。

9. 總束父系家庭就是：「一個以家長爲領袖的僕人和奴隸的組織，其

目的是照料禽獸，開墾土地，互相保護和互相衣食。多妻的事情乃偶然的事。」——見古代社會五〇四頁。參看四六五頁至四六六頁。

10. 「使一妻制發生，以便知道那是正統的後裔，並且祇限制這些正統的後裔於夫妻的真正子女，的原動力，實在是財產的生長，和遺傳財產於子女的企望心。」——見古代社會四七七頁。

「到了最後，一妻的家庭使子女有要求他們的父親承認他們做子女的權力，使不動產和動產的聯合公有消滅，而代以個人私有，並且使子女——而非全體父黨的戚族——有獨享的繼承權。」——古代社會五〇五頁。參看三八九頁。

11. 見古代社會五五二頁。

12. 一八四九年出版，一九〇二年重印之美洲依羅瓜五族聯盟 (The

League of the Iroquois)。一八七一年的人類家族的同族和親族制度。一

八八一年的美洲土人的住室和家庭生活。

13. 麻克冷南，衛司特馬克 (Westernarck)，司打喀 (Starcke)，台勒耳 (Tyler)，路姆火池 (Lumholts)，婆司提 (Post)，和許多別人就是這樣。本書著者的同事吉丁斯教授 (Prof. Giddings) 雖然不如以上諸人那樣過甚，也還不免這樣。吉丁斯一八九六年出版的社會原理裏幾乎祇有二六六頁上那一段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才有一點重要。他說：『在最低級的社會裏，決定婚姻時間的長短，和決定以父親或者母親追溯世系的東西，似乎是經濟的情形。』我們却又不可不參看二七六頁，二八八頁，和二九六頁。在較近的一篇文章裏，吉丁斯教授實在說：『我們可以說這些作者——就是馬克斯和他的信從者——對於他們的主張曾經解釋得很圓滿。』——見一九〇〇年國際月刊第二卷五四八頁。
14. 見科瓦勒勿斯基的家庭和財產之起源和發達之圖表。此書爲一

八九〇年在瑞典京城出版的洛命司基金叢書之一。

15. 見家庭的樣式和經濟的形式（一八九六年）。

16. 各種經濟時代裏的法律和風俗卷一（一八九六年）。

17. 見澳洲黑人之親戚的組織（一八九四年）。

18. 見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一頁的母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法文的繙

譯登在一八九八年社會的將來第五卷四二頁，一四六頁和三三〇頁裏，

題目叫做 *Les bases économiques des matriarcat.*

19. 見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一〇八頁。達耳工 (Darwin) 的財產的起

源和進化史於一八八四年在比較法學雜誌第五卷一特別以五九頁至

六一頁為最佳一裏發表。這篇文章很好，而世人未能注意及之。就是

枯瑞也不知道我們剛才所講的東西都已經被達耳工在這篇文章裏指

點出來了。吉丁斯教授在一九〇一年六月份政治學季刊裏以為那個

較老的學說，是基本於所謂『老嫗的歷史哲學』(The Mother-Goose Philosophy of History) 的。使我們懂得這個道理清清楚楚的還是達耳工和枯瑞二人。

20. 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一一五頁。
21. 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一四一頁，一七六頁，和三〇九頁。
22. 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二三八頁和二四一頁。
23. 新時代雜誌第十九卷一頁分工與女人的權利，對於唯物史觀的一個貢獻。
24. 新時代雜誌第十九卷一〇三頁。
25. 新時代雜誌第十九卷一五二頁和一八〇頁分工與女人的權利，對於唯物史觀的一個貢獻。
26. 新時代雜誌第十九卷二七六頁。

27. 皮克勒博士 (Dr. Julius Plicker) 一九〇〇年在柏林出版的圖騰制度的起源，對於唯物史觀的學說之一個貢獻。佛拉塞 (Frazer) 於一八九九年在兩星期雜誌裏的文章，和吉丁斯教授在美國政治學和社會學學士會年報第十四卷二七四頁裏的圖騰制度與異族婚姻的起源的小註，雖然不能和皮克勒博士十分相同，然而其爲『唯物的』解釋則一。
28. 尼博耳博士一九〇〇年在荷蘭京城海牙出版的把奴隸制度看做一個工業制度。參看一九〇一年十月份政治學季刊裏這本書的批評。
29. 奇喀提一八九九年在脫令諾 (Fohno) 出版的古代奴隸制度的墮落。邁爾 (Eduard Meyer) 於一八九八年的演說詞 (古代的奴隸制度) 對於這個問題固然很說了一點東西，不過在有些重要的地方，他對於近來研究經濟的結果却又好像不很熟悉的樣子。
30. 佛郎柯提的古代希臘的工業 (一九〇一年)。

31. 拍爾曼的古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歷史(一九〇一年)。

32. 參看一八九三年新時代雜誌第十一卷二頁裏恩斯特(Paul Ernst)

關於外患侵入以前之羅馬帝國的社會情形。又參看德路姆(Deloume)

很有提示的性質的羅馬之金錢掌管者(一八九二年)。

33. 見一八九三年新時代雜誌第十一卷第一號四四四頁畢耳的對於

古代希伯來階級戰爭史的一個貢獻。參看墨林的勒新稗史四八一頁

就可以曉得柯茨基和拉發其(Lafargue)的意思了。

34. 比克利的 Der Wahre Winkelried 早年瑞士人民之戰術(一八八六年)。

特別參看一四三頁和一八四頁。參看同作者一八九一年出版的從

土地共有而出的聯盟之起源與摩爾加耳吞之戰。〔按摩爾加耳吞之

戰(Die Schlacht am Morgarten)在一三一五年。〕在這本小書裏，比克利特

別注意瑞士民主國普通一般的經濟起源。

35. 得馬勒的中古時代佛朗得的社會戰爭七頁(一九〇〇年)。

36. 參看一九〇一年國際月刊第四卷八月號二五一頁裏蒲魯池(Peuh)的文章十字軍影響下之西歐的經濟發達。

37. 特別參看恩格斯的德國的農夫戰爭；伯倫斯太恩在社會主義史淺說第一卷和第二卷裏所發表的，和後來在一八九五年又印成單行本題目叫做十七世紀英國革命裏的共產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潮流，英國革命時之社會主義的潮流；柯茨基一八九七年的革新時代的中歐之共產主義和巴克斯(Belfort Bak)的德國革新時代之社會方面。末後這一部書後來又印成兩本叫做中古時代末年之德國社會(一八九四年)和農夫的戰爭(一八九九年)。

38. 郎蒲勒黑特的德國史，然而所有的經濟學者或經濟史家都承認：郎蒲勒黑特教授未免太不幸，去把普通所以爲次等的——而非首位的——

現象當做一個最要緊的成分。郎蒲勒黑特所注重的從自然經濟到金錢經濟的變遷，也不過是從前的經濟勢力的結果罷了。

39. 郎蒲勒黑特的普通見解可以在他的一八九六年的史學上的新舊趨向和什麼是文化史裏，看得出來。近來對於這個爭點的文章的名單見阿息勒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觀察二九頁。此外還有一九〇〇年歷史雜誌第八十六卷第一期裏比羅(Below)的文章，與法文書籍中之拉公布(Lacombe)一八九四年的把歷史看做一種科學和塞紐波(Seignobos)一九〇一年的應用於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的方法。美國學者對於這類性質的問題所作的文章最可以驚動人的一篇，或者是羅賓生(H. V. D. Robinson)在一九〇〇年政治學季刊第十五卷五八一頁至五八六頁所作的戰爭和經濟的事實方面與理論方面。

卷下 經濟史觀的批評

第一章 自由與必須

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最重要的部分——反對現在所討論的學說的議論，反對的議論，有真正說得很有道理的，也有祇對了一部分的。然而批評經濟觀的人常常祇知道注重弱的——而不知道注重有力的——議論。所以頂好先詳細討論這些細微的反對論調，而把那些較為有力的批評放在後面。

批評中較為普通的幾點可以約略述之如下：

(一) 經濟觀的學說是一個宿命的學說，是和『意志自由論』反對的，並且沒有注意到歷史上偉人的重要；

(二) 經濟觀的學說以『歷史定律』的假定為根據，其實歷史定律之有無還是一個疑問；

(三) 經濟觀的學說帶着社會主義的色彩；

(四) 經濟觀的學說沒有注意到歷史上道德勢力和精神勢力；

(五) 經濟觀的學說引起許多不近情理的言過其實的論調。

以上這五個批評可以分做兩種。第一種不但不承認經濟史觀，並且還不承認普通的『社會史觀』。第二種並不否認支配進步的勢力是帶着社會的性質的；不過這一種以為經濟關係不可與社會關係混為一談，並且以為經濟元素比其他的社會元素並不見得更見重要。以上的第一條和第二條屬於第一種；第三條和第五條屬於第二種；至於第四條則因為很寬廣的緣故，可以說一部分屬於第一種，一部分屬於第二種。

我們先從第一種批評起首，因為有些作者以為他們已經戰勝了經濟史觀，其實他們所攻擊的不過是反對經濟史觀的人所不願破壞的東西就是了。所以我們現在就研究第一個『以為這個學說是宿命的學說，是和

意志自由論反對的，沒有注意到歷史裏偉人的重要」的反對議論(1)。

這裏不是討論定數論的哲理方面的地方。假使承認意志自由是對於行爲的判決力，那麼經濟觀和社會觀的學說就沒有什麼衝突了。否認這一句話是一個謬誤。赫胥黎對於這個謬誤的普通方面說得不錯：

「普通一般以爲『我能毅做我所高興做的事情』一句話是和『必須』的學說相反的。對於意志自由論的爭辯多半因此而起。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無論如何，在或種限制以內，一個人總是能做他所高興做的事情。但是決定他的『高興』和『不高興』的東西是什麼呢？……『自由』是反對『必須』學說的人的護身符；然而現在既然沒有人否認自由，那又何必極力去高呼自由呢？假使他們推翻了『必須』的道理，他們就應該證明他們可以自由的結合情感和意念，喜歡痛苦如快樂一樣，喜歡罪過如德行一樣；簡而言之，就是證明：不管宇宙事物的定序是怎樣，而思想的定序確是由機會而

定的「(2)。

換句話講，每個人都有「意志力」並且可以決定去做或者不做一樁事情——這可以表明他是一個自由人。但是他最終的判決是怎樣却全靠着他的「機體」裏的或種原因而定。科學的功用就在乎去把這些原因指點出來。每個人是他自己那麼一個樣子，是因為已往的和現在的環境的影響的緣故，是我們所知道的。我們現在不必討論衛司曼派 (Weismannists) 和新蘭馬克派 (Neo-Lamarckians) 生物學上的爭辯；或承認衛司曼派 以為進步的惟一元素是由自然淘汰遺傳和增進先天特質的能力，或承認新蘭馬克派 以為後天的特質也是遺傳下來的。總之，我們總是研究過去的環境的某種形式的影響。衛司曼派 和新蘭馬克派 都不否認現在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

人既然同別的東西一樣，因為已往的和現在的環境——就是祖宗的和

他自己的環境——的緣故，就成爲他自己那麼一個樣子，那麼如果我們能設知道他已往的和現在的環境的一切事實，我們就更可以預言每人的行爲。人雖然有自由權去偷東西或者不去偷東西，然而在普通情形之下我們很可以說誠實的人是不偷東西的。他的先天的和後天的特質是那麼一個樣子，所以在或種情形之下，他常常選擇一定的行爲方法。論到物質的環境是很簡單的。

哀斯基摩人 (Eskimo) 固然有完全自由權，裸體而行，然而在寒帶裏，一個心理健全的哀斯基摩人總決定不會作那樣的事情。我們拋開物質的環境去論社會環境——討論經濟觀的學說的時候，這是必須討論的——的時候，這件事物的本質還沒有什麼改變的地方。

關於社會環境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個人雖然在道德方面和智識方面，有絕對自由權去選擇他的行爲，然而他的選擇的範圍大部分是要受社會

裏各種情形，傳說，風俗，和習慣的影響。就個人而言，我可以相信多妻制度的好處並且可以有絕對自由權去決定娶一妻或者兩妻；但是如果我住在美國猶塔州（Utah）以外，我一定就要受法律 and 社會風俗的影響，祇能數有一妻。普通人說一個人的宗教是旁人爲他造成的，也是一個例。回教徒的兒子很可以願意爲基督教徒，然而我們可以預言：在最近的期間以內，大多數的土耳其人仍舊是回教徒。

反對社會環境的學說也就是排斥道德制度中定律的概念。使統計學，法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人生哲學沒有存在的餘地。社會定律到底是什麼東西？社會定律者，於社會裏自由人民的無數判決之中，可以找得出一個行爲的普通傾向或者劃一樣式。就是偶然有和這個傾向背馳的地方，也因爲太細微的緣故，對於那個普通原則不會有十分的妨礙。在喫人肉的社會裏，如果有一個野人不喫人肉，他對於那一族的歷史是不

會有影響的；在現在的工業制度裏，如果有一個雇主願意加倍的給他的工人的工資，他對於勞工和資本的關係也是不會有很大的影響的。最要緊的勢力常屬於社會方面。歸根及底，我們自然以個人為單位；並且個人無論如何，就理想上而論，總可以做一個自由的人。但是就社會全體人民而言，那些對於進步有影響的學說確是社會的選擇——也就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如果有一個人的影響和大多數人的影響一樣重大，他的個人的判決纔算做要緊；那麼他的裁判非復個人的，也就變成大多數的了(3)。

這就是歷史上『偉人學說』所以將近消滅的緣故。真正講起來，沒有人否認偉人的價值，或者否認阿諾德(Matthew Arnold)所謂『殘餘』(Remnant)的根本重要。若非偉大領袖的敏捷的思想和斷然的行為，世界的進步必定大受阻礙。但是人不大注意大人物，要依賴他所從出之較寬的社會環境(4)。

古代最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擁護奴隸制度，因為奴隸制度在那個時候是希臘文化全體組織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佛生（Geoffron）生在土耳其和婆倍多羅柴夫（Pobydonostsev）生在美國一樣的不可。非地阿司（Phidias）生在中國和李翁那多（Lionardo）生在坎拿大一樣的不可想像。至於世人所歸功於偉大人物之效果常常大部分都是許多勢力的結果，不過這些人碰巧剛是表現這些勢力的工具罷了。凱撒建造羅馬帝國，但是不管有沒有凱撒那樣一個人，羅馬帝國是一定要出現的。拿破崙在他的時代改變歐洲形勢；但是就是從來沒有拿破崙那樣一個人，今日的法國也一定大體上沒有什麼分別。華盛頓和林肯對於當時自然都會有很大的影響，然而就是從來沒有華盛頓和林肯兩個人，美國的革命也是一定要成功，南部的背叛也是一定要失敗的。

一方面偉人之出現好像祇是湊巧他方面必定要社會已經到了需要

偉人的時候，偉人對於社會方才可以有影響。如果社會不需要他，他就不稱爲偉人，而稱爲幻想家或失敗者。在動物生活中，天然淘汰受環境的限制，『變態』(Sports)方才得以發生作用；在人類生活中，也是一樣，必定要社會環境已經成熟以後，偉人方才可以有永久的成功。生物學者以爲種族裏的變態是一切進步的原因；不過所有異於父母的變態，勢不能都有成功，所以能穀成功的變態一定有一個限制，這個限制的極點——生物學者說——無論在什麼時候，總不能越出一個很小的百分之幾。偉人就是代表人類中能穀成功的變態裏的極點的人。進步好像是——其實常常真是——由他而起。但是就是他的大部分的特質還是社會上的特質，他所以能穀成爲偉大的緣故，是因爲他把他所居住的社會上的傾向，比旁人觀察得更清楚，又因爲他把他所代表的那時代的真正精神，比別人表現得更爲成功(5)。

所以現在還說經濟觀的學說或社會環境的學說和意志自由是不相

容的，那簡直是大錯。如果我們把定數論認錯，着做等於「道德的宿命論」，那麼定數論簡直就和這個地方沒有關係（6）。所以稱這個普通學說為「經濟的定數論」——如在法國——那一定是不對的。社會環境的學說並不隱藏着宿命論的意思。一切社會上的排列都是人所排列的，並且人類——就上文說過的意思而言——是有自由權判決，並選定社會的選擇；不過他們的判決，總要受從遺傳和環境得來之一切意思和感想的支配。偉人如果要想對於進步的進行有所影響，他們就得先使全體社會承認這些新的意思，並且相信這些新的意思是與他們的四周圍，他們的希望相諧合的。

在某某情形之下，社會裏大多數的人的行為一定是某樣。社會定律的基礎是：人所選擇的行為方法一定是他們以為對於他們有利的；所謂有組織的社會，常常是大多數的人，有共同的對於他們有利的意思。如果情形改變，他們共同的意思也就改變。祇要是屬於社會的情形，就都是人所

創造的，並且都是可以被人改變的，所以進步並沒有什麼宿命的意味（7）。但是終久還是因為「情形」對於個人上的行為或者個人上的反動，纔產出某時代的社會思潮。

如果經濟觀的學說不過是社會環境的學說的一部分，那麼所謂經濟觀一定會引起一個不合理的宿命論的說話，就自然不能成立。人是歷史的產物，但是歷史是人作的（8）。

1. 例如阿息勒教授就把這個問題的全體化為「宇宙的外界問題的
另一形式：必須或者意志自由。」——見歷史的和經濟的觀察二六頁。波
那對於這個問題溫和的有趣的文章，論及社會的「無救的狀態」似乎
也取同樣的態度。——見英國經濟雜誌第八卷四四四頁裏的經濟研究
裏的新舊思想。

2. 見休謨與研究伯耳克利者之一助第十章。這篇文章在赫胥黎的

文匯第六卷二二〇頁。

3. 關於這個學說在經濟學上之應用，讀者可參看本書著者一九〇一年六月號經濟學季刊裏的文章價值論中之社會的元素。

4. 在他的有趣味的文章裏——偉人與他們的環境——詹姆士教授說了很多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東西，就中尤以關於地理的歷史觀者為最。他在二二六頁至二二七頁裏雖然略為提及要點但是他沒有詳論。——見一八九七年的信仰的意志及其他論文。

5. 蘇菲亞 (Sophia) 大學沃丹 (A. Orlin) 教授在一八九五年著了一部偉人的產生，分為二冊。這本書裏詳細的研究某國某界偉人出現的原因。他特別注重法國文學界的偉人；他說：社會的和經濟的環境——而非遺傳的或者際遇的力量——是這些現象發生的最要的元素。

6. 世人所引用馬克斯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章三五五頁裏那一段書，不

像馬薩利克在他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二三二頁裏所想的一樣，以爲馬克斯是討論普通一般的定數論的問題，而殊不知馬克斯的真正意思是說的兩種自由：一種是不必整天的在工廠裏作工的自由，又一種是脫於『無暇自圖進步』的自由。

7. 提起詹姆士教授來，不能不令人油然而敬。但是我們遇見這樣極端的話——如『我不能不把現今社會學者所說的平均和普遍原因看做最有害的，最不道德的宿命論』——我們却不能再爲容忍了——見信仰的意志二六二頁講個人的重要那一章。這很可以表明詹姆士對於社會定律的性質之失常的謬解。

8. 高興看社會主義者對於這一點的討論的人，可參看一八九九年新時代雜誌第十七卷第二號四頁，一五〇頁，二六八頁，和八四五頁柯茨基，伯倫斯太恩，和墨林的文章。恩格斯的反對迭林 (Anti-Dühring) 一八九

五年二版的佛愛巴黑四四頁，一八九五年發表於社會主義的學士會會員三七三頁之內的一八九四年的書札，對於這一點都會經提到。一八九四年的書札講得較為詳細，重印於佛特曼的歷史的唯物論二五〇頁。

第二章 歷史定律與社會主義

反對這個學說的第二個議論和第一個有密切的關係。經濟史觀預先假定歷史定律的存在。但是有些人却不以此為然。

然而否認歷史定律的存在的人顯然有一點錯誤。他們實在的意思是說：有些歷史定律是假的，並且歷史事實的原因是那樣的複雜，那樣的不清楚，所以幾乎沒有法子尋出一個普遍的解釋。但是他們決定不能說沒有歷史定律的存在。我們還沒有找出定律，不能就證明世界上沒有定律。

科學定律是什麼東西？定律是許多事實的真正關係的說明。人類的思想方法能假把千變萬化的人生現象裏的同點異點，以類分別，並取去

攝取這些異點中的「統一」。——這個統一就是我們所看見的甲現象和乙現象的因果關係。知道因果的關係，纔可以作出定律。但是雖然找不出定律，於定律的存在上，還是毫無影響。星辰間的關係，是自從創世以來就有的；但是便我們發現那些關係的定律，却是在科學進步以後（1）。

自然科學既然如此，社會科學又何獨不然？不過有一點分別；社會科學比較上煩難得多，因為我們很難將所要研究的現象隔開，很難重行已過的試驗。如果祇是因為有些所謂定律，也許不實在，我們就否認社會定律的存在，那就好像歷史派經濟學者中趨於極端的人所蹈的錯誤——他們本來是不應該常常這樣錯誤的——一樣。服從定律，並不是說定律可以使現象發現——那樣說就是太荒誕了——不過定律是事情的一個解釋罷了。

歷史是人在社會的行爲的紀載。歷史不像佛利曼（Freeman）所說的，祇是過去的政治；還是過去的經濟過去的人生哲學，過去的法理，和別種的

社會活動。如果社會活動的各方面以其多數的科學定律，就可以成爲一個獨立的科學，那麼社會活動的全體於其進而不已的變化之中，爲歷史的經緯，也應當受定律的支配。一切社會活動都可以由『現象共存』或『現象蟬聯』方面看去。在現象共存方面，我們得着『靜的定律；』在現象蟬聯方面，我們就得着『動的定律。』歷史定律，是社會科學的動的定律，或者是社會科學的最上乘的動的定律。否認歷史定律的存在，不啻承認人類生活中無所謂因果的關係。

第三個反對這個學說的議論，是說這個學說帶着社會主義的性質。對於這一點的回答是：如果這個學說是確實的，無論結果怎樣都不必管。如果因爲一個科學定律的『支理』(Corollary)不如我們的意，就不承認那個定律，那就是表示我們沒有能力領略科學進步的初級條件。如果定律是真實的，一定要使我們的觀念和那個定律調和，切不可型造那個定律，使適

合於我們的觀念。

幸而我們尚不必出於前一途。普通人雖然信口雌黃，然而經濟史觀和社會主義的學說却實在沒有相同的地方。不過這個學說的創始者，碰巧都是一個人。如果以『科學社會主義』爲馬克斯的贏餘值和贏餘值的結論，那麼馬克斯實在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斯又創造經濟史觀，並且以爲他的經濟史觀可以防護他的社會主義的學說。多數信奉馬克斯的人也曾經這樣想過。例如墨林說：『歷史的理想主義，於其各種神學的，唯理的，和唯物的表現裏，是中等階級的歷史觀；歷史的唯物論，是勞働階級的歷史觀』(2)。

但是經濟史觀和社會主義顯然彼此都沒有關係。我們可以承認經濟元素對於進步的影響最大；我們可以說：造作歷史的東西，到底是社會的勢力，而非個人的幻想；我們還可以承認有階級戰爭。但是就是我們把這

三件事情都承認了，我們也看不出有一點和社會主義相近似的地方。科學社會主義以爲私有的資產是一定要消滅的；經濟史觀則注意私有資本對於進步上的影響——這不過是經濟史觀所注意的事情中之一。現今大半的經濟學者，經過歷史的研究，雖然也有主張私有產業須社會管理的，然而他們確相信私有產業的原理是人類發達的一個合理的，有益的結果。新馬克斯主義者——例如伯倫斯太恩——對於階級戰爭的最近期間的情形，和馬克斯的觀念不同並且以爲所謂「資本社會行將破產」的學說，已經不能證實，因爲這個學說的出現已經半個世紀，而此期間的事實並不能證明這個學說的真理。但是伯倫斯太恩對於我們所敘述的經濟史觀却從來沒有表示棄去的意思⁽³⁾。

真正講起來，經濟史觀之「社會主義的應用」是很樸素的。歷史所訓示吾人的是：經濟變遷，用慢慢的和漸漸的步驟，來改變社會，封建社會的發

遠是幾世紀的事；私有產業能殺把封建制度變成現代的工業社會，也是幾世紀的事。現代工廠制度還在幼稚時代；他的特點，是大規模的「個人企業者或者組合企業者」占優勢，好像美國現在的托辣斯運動。現代運動的祕訣就是私有產業和私人企業心；如果設想私有產業和私人企業心將來立刻就退讓於社會主義者理想中的集合所有權之前，那簡直是有目而不能見真正事實的特點和歷史所給的教訓(4)。洛布塔士無論如何比起馬克斯來，總更見有理，他說社會主義的勝利是渺茫的未來期間的事實。社會主義是「應當怎樣？」的學說；歷史唯物論是「已過的事實是怎樣？」的學說。前者是講結局的，後者是敘述的。前者是空幻的理想(5)，後者是解釋的準繩。在這樣不同的概念中，實在看不出有一點必要的關連。即使馬克斯的經濟學說都是錯的，他的經濟觀的學說却不因之而錯。一個人可以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而同時又是熱心鼓吹經濟史觀的人。真

正講起來，現在應用經濟史觀最成功的人，並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可以承認這個學說的普通解釋，而同時否認非社會主義者羅利亞的奇怪的理想；我們也可以承認這個學說的普通解釋，而同時否認社會主義者馬克斯的同樣奇怪的理想。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論根本上是兩個完全獨立的概念。

再則經濟觀的普通解釋和其特別的應用，要分辨清楚。如果在德國或在別國的社會主義界，提到歷史唯物論這個名詞，人人就都想到馬克斯，因為德國祇有他嘗去以經濟解釋歷史。所以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斯主義就變成相等的東西。但是在別國，對於這個學說的解釋，却有不同的地方。祇就美國而言，岡頓 (Guntton)，拍屯 (Patten)，和亞丹斯 (Brooks Adams) 雖然不能互相一致，却都承認經濟元素佔最重要的地位。但是這幾個人沒有一個承認自己是和馬克斯一樣的。

現在不必以經濟眼光解釋某件特別的史事，祇要找出普通的經濟觀的學說確實到怎樣一個程度。如果我們以某件特別應用的成立與否為普通原則的成立與否，眼光未免太窄。經濟觀真確與否的問題不必和馬克斯對於這個學說的解釋有俱存俱亡的關係。馬克斯的經濟學切不可和普通的經濟學相混，所以馬克斯的歷史觀也切不可和普通的經濟觀混為一談。

但是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論固然沒有絲毫的關連，然而這並不能證明他們兩個都是不錯的。現在所說的是社會主義自身的不確決不能表明經濟觀也是同樣的不確。有一個理由不好，並不是說別的理由就都是好的。經濟史觀的真偽現在還是一個疑問，這個疑問要把別的更要緊的地方詳細的研究以後，纔能解決。

1. 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自覺以外，定律還有客觀的存在。這個問題

屬於認識論，不是我們現在的事情。『事物已身』(Ding An Sich)的問題，和人類思想的必然限制的問題，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和現在所提到的反對點，這兩個問題也沒有什麼關連。因為現在所討論的不是說歷史定律沒有客觀的存在，是說不能造出一個因果關係的適當解釋。

2. 見勒新稗史五〇〇頁。

3. 伯倫斯太恩最近的著作，說到『實在論的歷史觀』以為這個歷史觀『因為其大體明通的緣故，得以不受攻擊而存留至今。』——見一九〇一年二版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學說二八五頁。

4. 馬克斯誠然曾經預言托辣斯的成立。不過他同他的信從者都沒有注意集合的資本好像孤立的資本一樣，祇於『個人管轄』和『個人負責』之下，方才能殺收最好的成功。

5. 有些科學社會主義者否認這一點，不過徒勞而無功。
本書原文第二版附註：

社會主義者之『修正派』中最有材能的作者大概是徒干巴郎諾司基博士(Dr. Tugan-Baranowsky)。他現在也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所要求的逐漸棄去。他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馬克斯主義的學理上的根據大部分講經濟史觀。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以為階級戰爭的存在就是一切進步的解釋，徒干巴郎諾司基以為大謬不然。然而他承認第二個學說（階級戰爭的學說）完全不是從第一個學說（物質的經濟成分是歷史裏最重要的元素的學說）來的。換句話說，他承認我們以上所說的，馬克斯主義者經濟史觀之社會主義的解釋既不是必不可免的，又不是受不住駁擊的。徒干巴郎諾司基進而以次研究勞工價值論，贏餘值的學說，貧困的學說，和社會崩壞的學說。他以為照着一般經濟學者的議論看起來，

這些學說都再沒有存在的餘地。那麼，科學社會主義還剩一點什麼？

第三章 歷史裏精神的成分

以上解釋經濟史觀的學說並且討論普通一般反對這個學說的議論。除此而外，還有兩個最常見，最有力的批評。兩個批評中比較的更重要的，大概是以前所臚列的第四條(1)——經濟觀的學說沒有注意到歷史上倫理的和精神的勢力。

歷史唯物論者前此所拿來反駁這個批評的論調沒有十分成功，我們誠然要承認(2)。但是詳細觀察這個批評，就知道有幾方面也不像我們平常所以爲那樣的有力。

倫理的或精神的勢力的範圍到底是什麼呢？回答這個問題，須先將道德定律的存在和道德定律的產生分辨清楚。有些人不能分辨這一點，所以就發生至今猶存的思想的混亂。

用歷史的眼光看起來，一切個人的倫理都是社會的產物，是無可疑惑的。道德行為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直接影響別人的，一種是祇影響自己的。第一種包含所謂倫理的活動，他的制裁(Sanction)本來就帶着社會的性質。罪孽(Sin)和不道德(Immorality)的概念不是最初的概念。從歷史上看來，我們先有罪惡(Crimes)和私犯(Faults)——就是違反社會全體或違反社會中個人的事情。以後才有人覺得『獲罪於天』或者『獲咎於心』的罪過。罪孽的概念出現以後，就有人漸漸的擴充這個概念去包括別的罪過。所以一直到現在，無論犯了罪惡或者私犯都是一個罪孽。但是從歷史上看來，在私犯和罪惡以前，罪孽的解釋不是這樣的。

禽獸大概沒有道德這樣東西，沒有善惡的概念(3)。母獸因爲本能的緣故，保護其弱小；如果說這是道德行為，就未免說得太過，因爲禽獸還沒有到這步田地。這個行為適於保種(Perpetuation of the Species)是無可疑惑

的，所以是天然淘汰的一個有力的元素；除非應用『道德的』三個字於所有的可以保種的行爲，——不管出於本能，或是出於心意——這個行爲並無所謂道德。究其本源，道德隱藏着有效用的意思；而效用却不一定包攝道德的意思。然而就使認定禽獸的道德，將來學者解釋他的起源也一定是和人類道德的起源一樣的。

我們論到人類社會的制度，就較有把握，可以追溯道德發達的濫觴。在現存的最低級野蠻人裏，惟一的過惡祇是違反他自己的部族的過惡——就是我們所謂犯罪。叛逆，戚族通姦，和巫術是最初三大罪惡，差不多各處都有的。這些罪惡是違反社會的，因為那時的人以為三者都妨害社會的生存。最初，除了三大犯罪而外，再沒有罪過的觀念。好壞的字樣祇應用於對於人羣有影響的行爲。『錯』的概念是一個社會概念。我們以為某某行爲是錯的，因為他們對於社會有害。這些行爲受社會全體的懲罰；受

懲罰的原因是因爲社會中人以爲這些行爲是和許久方才積成的基本社會風俗違背的。因爲這些風俗是「人類的野蠻祖先無數的年代，「自然」所慢慢的給與人類的教訓。這些風俗是「社會必須」和「社會淘汰」裏的教訓；如果有人學不到或者有人不服從這些風俗，那就是人羣的不可避免的破壞——那就是社會的滅亡」(4)。

以上所說關於罪惡，也可以用在私犯上。最初時代的野蠻人殺死一個同伴，好像現在的禽獸殺死另外的禽獸一樣，沒有什麼道德的意味。最初的人類好像現在的禽獸一樣，因爲要想得着體力上的優勝，所以有感情行的行爲和報讐的行爲。禽獸的生存競爭既不是道德的，又不是不道德的——乃是無道德的。但是等到社會注意到人和人的攻擊的時候，等到報讐受社會風俗或者法律規定的時候，各種懲罰就都得受社會的批准，並且各種不好的行爲就都得受社會的申斥。人類後來知道某某反抗同伴的行

爲要受社會的否認，並且要受社會所公認的個人報復，所以如果他們還寶貴他們在社會裏的生命，不久就得停止這樣的行爲。人和人的競爭，每個人總都有得勝的機會；所以無論什麼人就都以爲如果他自己作了某某事情，他不一定就要受什麼於他不利的結果。但是要反抗起全社會來，他就無力了；並且他免於刑罰的機會也就少了。

時代演進，社會風俗愈長愈烈，倘若有人違反普通的習俗，別人不祇稱他奇特，並且簡直以爲他有害於人，所以就應受申斥。應用於個人的社會行爲的觀念本有兩種，即『善』『惡』的觀念。惟恐社會否認的畏懼心，和切盼社會准許的希望心，就變成引起這些本來善惡的意思的勢力。

私犯的概念和罪惡的概念在歷史上那個在先，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多數作者以爲私犯在罪惡之前；誠然有許多私犯漸漸的變成罪惡的。但是就別方面而論，有許多罪惡定然是私犯之前。姦淫先前和威

族通姦一樣，是一個罪惡，後來才是一個私犯；欺騙先前和叛逆一樣，是一個罪惡，後來才是一個私犯。但是無論如何，私犯和罪惡兩樣都是社會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在社會公然的承認以前，人對於人的行為無所謂罪過或者不道德。

我們試研究言語學就曉得道德的概念是有社會的起源的。|英文中『倫理的』(Ethical)是從希臘字 (ἠθος) 意思是社會風俗來的；|西色羅 (Cicero) (5) 模仿希臘文 (mos) — mos 和 ἠθος 的意思是一樣的 — 創造『道德的』(moral) 這個名詞。|德文中『道德的』(Sittlich) 這個名詞也是從 Sittē 意思是社會習俗來的。|首創道德的概念的東西就是社會。

不惟道德的概念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就是道德的內容也是隨着文化的高低或者社會階級的不同而改變。在某時期內殺人沒有什麼不道德的地方，正如今日禽獸互相殘殺一樣；這兩件事情不過都是無道德的就是

了。就拿現在來說，如果當兵的在戰場上殺了人，我們還是不說他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這個人除了兵士的身分而外，還有殺人的事情，他就算是犯了謀害的罪。再就別的行爲而論，我們很難決定他們是對的還是錯的。例如美國逢司頓將軍 (General Funston) 誘致菲律賓羣島阿金那多 (Aguinaldo) 的詭計（一九〇一年）有些人就以爲不是完全錯的，因爲逢司頓並沒有違背文明國家戰爭的社會習俗——那就是說如果我們預先承認文明戰爭和野蠻戰爭是有分別的。然而八國聯軍之搶掠京津（一九〇〇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却幾乎人人都以爲是一件不對的事情，因爲搶掠的舉動是近來多數文明國家的社會良心所唾棄的。

『競爭』現在還是營業生活的成規；經濟學者不稱他爲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但是較小的人羣（家庭）中的競爭，却是不對的事情，因爲社會中人早知道有了家庭協力，社會利益——就大體而言——當然可以更見增加。普通

一般以爲搏取別人的私產而不加以賠償是不對的；然而到了失火的時候，如果拆毀某人的房子，就可以救得其餘的人的東西，那麼在道德上和在法律上這個拆毀房子的行爲就都不是錯的。這是因爲社會的利益比個人的利益較大的緣故。

所以『對』『不對』的概念不是常常都可以加於某個特別的行爲之上的，因爲同樣的事情，可以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和在不同的社會期間裏，又是對的，又是不對的。因爲社會心理可以使個人的社會行爲或者對或者不對，所以好壞的概念完全是一個社會的產物。

以上所說的完全是論多數人的社會行爲，——人對於人的行爲。但是這個原理又可以同樣的應用到我們以前所說的第二種道德行爲，就是在起初的時候，似乎祇和個人有關係的道德行爲。例如一個人作了一件對於他自己不利的事情，我們說這件事情對於他不好或者是一個惡習。正

當的講起來，我們本來的意思是說這件事情不利於他的肉體的或物質的幸福。普通小兒喫了麥酒不好，病人喫了麥酒都好。在本來的『好』的概念裏沒有一點道德的或對不對的意思。如果獸不管飽脹，一味的多喫，我們不說這個行為有什麼道德的意味。與世隔絕的野蠻人，最初斫斷他自己的手足，從來沒有想到一點對不對的意思。他所想到的祇是斷了手足以後的肉體的或者物質的結果——不管這些結果是自然勢力之所致或者鬼怪蛇神之所致。

人稱增進物質利益的東西爲好，社會也是這樣，使社會能殼繼續生存的東西即稱爲好。但是一旦有了社會利益的觀念，就有道德的概念。宜於社會的福利的行為受人贊賞，不宜者受人申斥；風俗行了許久以後，使人行爲觀念都適合於這個社會的標準，就可以使人的心目中有個對不對的感覺。

所以凡是對於個人肉體上好的東西，總要受了社會的試驗以後，才會變成對於他道德上也好的東西。這個倫理的解釋是同爲社會勢力的結果；所以最初對於個人祇有肉體的意思的行爲，慢慢的會得着一個倫理的意思，因爲普通都以爲這些行爲會引起或種社會結果的。如果現代社會，有人常多食無厭，他就會得着或種特點，使他自己受別人的討厭，或者使別人引以爲戒。無論如何，使個人的肉體行爲得着社會意思的總是一般社會的考慮。

人知道在社會中求生活，並且起首害怕個人的舉動要反響於他們的觀念或關係別人的行爲的時候，才對於那些乍一看似與旁人無關的行爲，加以道德的品質。人對於禽獸的行爲也是這樣。殺死一個禽獸，也不算好，也不算壞；不過對於禽獸顯出殘忍的行爲，却是要受申斥的，因爲做這件事情的人的品行也許因之而受影響。所以人的一切行爲——祇對於他

自己有影響，或者對於別人也有影響——都要經過社會的考慮以後，才會有好有壞。

一切個人道德都是社會道德的產物或者反映(6)。天良自身，或是能穀分辨好壞的能力，也是社會勢力的歷史產物。所以我們一定要表同情於蘇德朗特(Sutherland)的話；他解釋道德的本能「是人類腦筋裏一個不知不覺的偏心，其生長的傾向總是偏於那些適合於社會愉樂的情緒一方面」(7)。我們一定要同樣的贊成他的話：「康德，格令(Kohl)，西衛克(Siddons)，和別人的觀念以為這個在內的知覺(就是天良)是天賦的一個神奇的，不可思議的，和不會失敗的，裁判行爲的東西，其實他們的話何嘗有一點根據。社會所讚美的東西，普通個人也就跟着讚美；個人所讚美別人的東西，他自己也就照樣的做」(8)。

以人生哲學的直覺論或超絕論爲宇宙構造的一部分之說是否姑不

具論應用於人類的「道德」是一個緩慢發展的結果——社會的勢力在發展上佔據最重要的部分，——確是無可疑的。

以上所講的是道德觀念之起源，道德觀念的生存和其活動是人類生活的無可疑的事實。道德觀念對於個人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那是幾世紀的社會影響的結晶。不過這些影響的聚積力太慢，所以人也就完全不覺其社會的起源和重要了。天良雖然是一個另外的範疇，但不是完全獨立的。天良好像禽獸的本能一樣——幾世的可貴的經濟使禽獸的習慣得着一個幾乎不可剷除的性質，所以到了後來禽獸的行爲方法簡直就變成自然而然的(9)。但是這些習慣也不是完全不能剷除的。本能在其起源裏是一個歷史的產物，未來的經驗也會有慢慢型造習慣的能力。保存生命的本能仍然存在；而用以保存生命的方法却以時變遷。本能仍舊存在，而其形式却已經改變。所以人的道德意識的存在，與文明社會裏倫理生

活和精神生活的存在，都是無可疑惑的；不過這個道德意識的內容，却與原來使道德意識發生的勢力，同時改變。

如果否認個人與羣衆一樣，都是要受倫理的考慮移動，那簡直是荒誕極了。一切進步都在乎去實現不可幾及的東西，去實現理想中最好的東西，去實現道德上最完全的東西。歷史上有許多例，國家好像個人一樣，用大公無私的心並且依着高尚生活之豪爽的衝動去作事。倫理和宗教的先覺所鼓吹的，總不算枉然。追溯個人發達和社會發達上精神生活的影響，固然是很容易，然而確是不必。但是普通一般所忘記而須常常注意的道理，就是道德概念的內涵是社會的產物；協力產出道德概念的衆多社會勢力之中，經濟元素常常是最重要的——純粹倫理的或宗教的理想主義祇就着現存的經濟情形，才可以有影響。

『物質的』常常都是先於『倫理的』。個人的行爲和社會的行爲一樣，早在得着倫理的意義以先，就有物質的特徵。這個同上邊所講道德的意思一樣，也可以從字源上研究。英語東西本來稱 *A good* (好的意思) 現在

還就其物質的意義而言叫做『貨物和商品』(Goods and Commodities)【按英文中的『好』(Good)和『貨物』(Goods)的分別，祇在語尾變化。】至於和『壞』字相反的『好』字的倫理意義却在以後才有。普通說話，不管有無道德的意思，仍舊把一個破釘子叫做『不好』、『貴』(Dear)字【按英文中『貴』(Dear)字又有『可愛』、『親愛』等意思】本來的意思不是倫理的，而是經濟的；就是我們不『愛』【按這個『愛』字，就是指英文『貴』(Dear)字中的『可愛』、『親愛』等意思而言。】一件商品，那件商品也仍然可以是很『貴』的。現在我們『看得起』(Esteem)【按英文中『看得起』(Esteem)一詞又有『估量』的意思】某人在起初的時候，是拿金錢來估量他的價值。【按拉丁文中『看得起』(Destimare)一詞是從一個字(Des)意思是『金錢』來的】現在我們『賞識』(Appreciate)一個品質；在起初時候，是把這個品質定一個價格(Adpretium)【按拉丁文ad有『與之』的意思，Pretium有『價格』的意思。】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總先看見實質的或物質的意思，然後才看見倫理的意思。

因爲『物質的』是在『倫理的』之前，所以社會上物質的情形——就是最廣義的經濟情形——常常改變倫理概念的內含，也是不是驚詫的事情。現在隨便引幾個例。例如希臘大道德學者的倫理觀念對於許多別的題目至少也是和現代的道德學者的觀念不相上下的，然而他們對於奴隸制度却不以爲不對。英國的殖民者也是一樣，在英國的時候也許謾罵奴隸制度，然而一到了美國的南部幾州，他們就變成鼓吹這個制度最誠最烈的人；就是美國南部的僧侶也老實的說，奴隸制度不是一個罪過。如果美國西北幾州也受了同樣的氣候和經濟情形的影響，祇要他們能殼不和歐洲較高的工業文化相接觸，他們的道德觀念就一定是和南部的人一樣的。情形把人造成一個什麼樣子，他們就是什麼樣子就是倫理觀念也是逃不出這個環境定律的。

歐洲中古的倫理學者不把封建權利看做不對。初到美洲新英格蘭

的強健的殖民者所需要的道德，和他們的子孫在柔和時代裏所得着的道德，是不同的；如果以愛，慈善，和不抵抗去征服北美的印地安人，不只不能除去邪惡，恐怕那些殖民者自己也漸被消滅。一個邊防社會（譯者按此指白人初殖民美洲時與印地安人的交界，風俗道德異常粗獷）的道德觀念，從他們的需要上看來，和後來社會的別種觀念，一樣的合法。款待旅客的美德在遊牧時代比在工業時代更見重要。在工廠制度之下，主人和工人的倫理關係，和在工社制度（Quaker）之下不同。名譽的觀念和恢復名譽的決鬪的必要，祇是在貴族階級或者軍閥階級裏才有的；造成庶民主義和工業制度的經濟情形既然有了變遷，這個觀念的內容也不得不隨之而變。我們常聽見國際公法的生長，常聽見應用倫理的原理於國際關係。我們却忘記祇是在情形成熟之後，這樣的原理方才能彀出現。祇在一個最強的國家壓倒其餘的國家（如羅馬帝國）的時候，或各強國的勢力均衡，沒有一國敢

得罪他的鄰國，各小國又因為強國互相猜忌，因而得以安居無事的時候，世界和平才能彀實現。

政治倫理和私人倫理是恰恰一樣的。人民都屈服於強有力的君主權力之下，或都承認他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所以願意服從法庭的判決，這時候個人的復仇纔會消滅。十六十七兩世紀的經濟勢力，將異種的小區域變成大國家，纔漸使國家平等，國際公法也就在這個時候起首；假使經濟變遷能將所有現在互相爭奪的國家變成幾個大帝國，使他們自己去分配，並且漸漸的去開化，那些邊鄙殖民地，因而得着一個比較上好的經濟平等的時候，國際公理與世界和平方才能彀出現。個人間的經濟平等造出庶民主義的道德；國際間的經濟平等，才能彀引起國際和平與國際公道。

所以正確的經濟史觀一點也不能否認或縮減歷史上倫理的和精神的勢力的重要。經濟史觀祇注重倫理勢力在某某特別時候能彀得着成

功的範圍。對於搶掠爲事的野人還去說『恕』和『愛』的好處，那是枉然的，到了不必用早年的戰器做自衛的東西的時候，道德學者狠可以介紹更文明的習俗，使符合於新社會的真正需要。倫理改革者廣播他的影響於世，總常在舊社會的需要過渡到新社會的便利的時候。人類狀況既然永久在變遷之中，『過渡的線』是常有的，所以我們常需要一個道德學者去指出較高的理想和進步的路程。除非社會情形已經成熟和改變時期還未實現的時候，是用不着倫理改革者的。祇是情形成熟以後，改革方才有效。

所以道德的理想常在進步奮鬥之前。倫理學者是社會的偵探和先鋒；然而祇是他能得人民的信用以後，人民方才跟從他；至於真正的衝突則須等社會勢力的大部分去奮鬥，而社會勢力中之經濟情形却是常決定成敗。社會和個人一樣，也有道德的生長。社會愈見文明，社會生活的形態愈見有倫理的觀念。但是變成愈文明，使社會中低級人民漸漸浸潤着道

德的理想，一定先要有一個經濟基礎，才可以成功。社會中大多數人民的物質狀況有一點進步，較高的道德生活也就多一個發展的機會；但是社會的經濟情形變成更好以後，個人的倫理發展才有無限進步的自由範圍。祇是到了社會的經濟狀況變成更好的時候，我們才可以不注意經濟的要素，以之爲一成不變；彼時經濟史觀會變成古物學者所研究的問題而非歷史家所研究的。

道德勢力在人類社會的影響誠然與法律的和政治的勢力相同。但是法律組織和政治組織都與經濟情形相順應；無論某時代的特別的倫理系統或者道德規例大部分也是社會的——特別是經濟的——生活的產物。如果以唯物論否認人類有精神的勢力，那麼經濟史觀就真正的不是唯物的。如果以經濟觀爲——祇有這是正當的看法——倫理勢力自身的起源多半帶着社會的性質，倫理勢力於其真正的活動範圍以內大部分要受社會

的經濟關係的影響，那麼經濟的生活和倫理的生活簡直沒有一點衝突。

經濟史觀按着合理的穩健的意思，從來不以倫理生活爲附於經濟生活的；經濟史觀並不說個人的道德的衝動和經濟的福利有什麼必要的關連；最要緊的，是經濟史觀並不否認經濟組織嘗受倫理的或宗教的勢力的侵入。經濟史觀祇想表明在已往的事情裏，人類的道德進步嘗與其社會的和經濟的進步有密切的關係；並且祇是社會的倫理觀念才能發使文化有持久的進步，而這些倫理觀念却是建於物質興盛的堅固基礎之上，並且由於物質興盛的堅固基礎才可以實現。簡而言之，正常的解釋起來，經濟史觀並非沒有注意到歷史裏的精神勢力；經濟史觀祇想指出精神生活所能得着的最完美的結果的條件。

1. 見卷下第一章第二段，

2. 特別參看新時代雜誌英人巴克斯(Bax)和德人柯茨基的爭辯。關

於巴克斯的言論，參看第十五卷一七五頁和六八五頁；關於柯茨基的言論，參看第十四卷六五二頁與第十五卷二三一頁和二六〇頁。又參閱墨林的勒新稗史四六三頁和伯命斯太恩在新時代雜誌第十一卷七八二頁裏所發表的文章。伯命斯太恩較近的著作也嘗提到這個問題。

至於關於法國社會主義者，則應參看刺布里奧刺 (Lafholle) 一八九七年的唯物史觀論文；拉發其一八九五年的唯心論和唯物論；與德維兒 (Déville) 一八九六年的社會主義者的原則。

3. 不否認禽獸中道德的存在的原因，是因為以前的老的說法——以為人和禽獸的心理是有分別的——現在經過一番考察已經不通。比較生物學證明；禽獸生活已經有心理的現象。有些學者說最低級的動物裏——低到分不出動物植物的界限的程度——就看見有心理的現象。參看賓納 (Binet) 的出色的書微生物的生命 (一八九四年)。不過賓納的觀念

是和較爲守舊的生物學者的觀念不同。

4. 見浩爾(Hall)的罪惡與共和社會進步的關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歷史、經濟和公法的研究(一九〇二年第十五卷五五頁)。

5. 見西色羅的命運論第五十一章。

6. 伊令(Von Ihering)的傑作法律的目的。一八八三年出版，一八八六年

再版。這本書的第一卷，伊令曾經作出道德的社會起源的學說。他並

沒有應用這個學說用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普通學說。達爾文的人類

的子孫的第四章是英文中研究這個問題的最早的書。關於道德的社

會起源的學說的大意，頂好參看克利佛德(W. K. Clifford)最初於一八七五

年所發表的，佳好而不賅盡的文章道德的科學基礎和對與不對。這兩

篇文章後來在一八七九年重印於他的演說詞與論文的第二卷裏，特別

參看一一一頁，一一二頁，一一四頁，一一九頁，至一二三頁，一六九頁，和

七二頁至一七三頁。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名著道德本能的起源和生長裏，蘇德朗特 (Alexander Sutherland) 以爲道德的發達是由於從家庭中發生的同情心的生長。所以他說：『從一個家庭中發生的習俗，發生道德；從多數家庭中發生的習俗，發生法律。』——見第二卷一三八頁。『真正的道德從家庭中發生。』——見第二卷一四六頁。『對於殺人，誠實，真理，和貞潔的道德規例本來是從家庭裏發生的。』——見第二卷一五一頁。然而蘇德朗特不知道早年社會的家庭不是現代家庭的意思，乃許多統一的人羣的氏族或部落的意思。蘇德朗特的著作是英文中第一本書指出倫理學的社會功利說並不污賤卑鄙，真正是和屬唯心論一派的宇宙觀相吻合的。至於對於直覺學說者方面較早的較粗陋的反對點，可參看柯布女士 (Miss Cobbe) 在一八七二年四月號的神學雜誌一八八頁至一九一頁裏的文章道德裏的達爾文主義。

7. 見蘇德朗特的道德本能的起源和生長卷二第三〇六頁。

8. 見道德本能的起源和生長卷二第七二頁。

9. 此處不討論各種關於本能的學說。華勒士 (Alfred Russell Wallace) 的達爾文主義四四一頁祇講本能的普通方面，衛司曼的遺傳論和摩爾根 (C.T. Morgan) 的習慣與本能則近於專門方面。現在祇引羅漫士 (Romanes) 的一段話：『本能的起源有兩條路是證據確鑿的。第一個，由無意識的習慣碰巧是有利益的，為天然淘汰所限定所以不用智慧的能力，這些習慣就自然而然的變成本能。第二個，本來有意識的習慣行之既久，自然而然的變成自動的也就變成本能。』——見動物的心理進化二六七頁。

第四章 這個學說的誇張

我們現在討論反對經濟觀的學說最末一條。就是：經濟觀的學說引起許多不近情理的，言過其實的論調。然而照反對這個學說的人普通的

說法，這一條反對的議論，即使不錯，也是不中肯的。

有些熱心鼓吹經濟觀的人所要求的太多，或他們提出現在還不能證實的解釋。例如意大利經濟學者中最有學問的羅利亞，他作了好幾本書（1）以經濟的眼光解釋多數的歷史現象。他有許多話都是對的，並且都可以抵得住批評者的攻擊，但是有些解釋總還不能令人滿意。最不好的，他太注意現代社會上土地的影響，所以有時候實在妨害——而未嘗幫助——經濟觀的普通學說。（惟有經濟觀的特別應用——一個很有提示的性質的應用——才是他自己自出心裁的（2））。

其他稍次一等的作者所患的病還有比這利害的。例如有些人以為宗教依靠着經濟勢力。這個主張自然也有一部分真理。我們知道遊牧人民的宗教和農業社會的宗教一定是不同的。馬克斯說：「預言尼羅河水漲和水退的需要造出了埃及的天文學，並且因此又使僧侶有指揮農

業的權力」(3)。一位俄國學者採用與此類似的概念表明東方國家的神權政治，也是由於相類的情形而起的(4)。所以我們可以承認無論在古代或在現代的宗教裏，總有一個經濟的元素(5)。但是最驚人不過的是越了範圍，祇以經濟情形去解釋基督教的發達(6)。現在我們承認很多反對耶穌的論調，都是因為他的急進的社會政策和他所謂共產觀念的緣故；羅馬帝國的經濟狀況宜於收容這些新思想。但是如果說基督教完全是一個經濟運動，那未免太不注意我們剛才所討論的精神勢力的作用了(7)。

經濟史觀的學說。不惟應用於宗教並且還應用於哲學。例如普通稱爲希臘哲學的那個思想運動，有人在一本厚書裏說他是一個由於經濟原因而起的現象(8)。埃羅特駱婆落司(Eleutheropoulos)(9)誠然不承認他證明歷史唯物論的真確；因爲他自稱爲哲學家，而不稱爲歷史唯物論者，並且他還把他的學說稱爲「希臘的發達論」(10)。但是詳細觀察起來，我們簡

直看不出這兩個學說的異點；因為埃羅特駱婆落司說：「歷史唯物觀使我們知道哲學——世界觀——的普通性質，怎樣在各種形態和各種色彩之下，把自己表現出來。」他說：除此之外，唯物史觀就不能再做別的事情，並且哲學也是哲學家個人的產物。「以社會上各種經濟關係為變化的原因的學說，若是當作發達的形式原因講，方能算為真的」〔11〕。但是他幾乎在每一節裏都設法去追溯某某特殊的哲理學說和經濟狀況的關連。不用說他沒有成功。恰如我們所想像的，希臘人的社會哲學誠然是社會情形的產物；但是據我們的研究，希臘最大思想家所討求的生命和思想的最終原則，與當時實在的經濟情形，却沒有絲毫的關係。埃羅特駱婆落司的解釋差不多常常都是牽強附會的。

以經濟解釋哲學不祇限於希臘時代的。另外一位作者——大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以德國的中等階級正在打破階級的分別為根據，以經濟

解釋哈特曼 (von Hartmann) 的哲學(12)。這個一點也值不得慎重的討論。其他應用這個學說的太趨極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學說的自身還沒有成立以前，較老的作者有阿利生 (Alison) 他以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是因為那時貨幣困難的原故。還有那些西班牙的史家，他們以為西班牙衰敗的原因是由於推廣普通的買賣稅 (Alcavala) 的緣故。在較近的作者中我們祇提出亞丹斯(13)和拍屯(14)。他們於很有提示的性質的著作之中，對於羅馬史和英國史的特別經濟情形，很為注意。他們說這些經濟情形對於國家的發展極有影響，其實說得未免太過。

然而這個學說這樣過分的應用却不一定可以使這個學說自身也受搖動。我們研究這個學說和別的關於人事的研究一樣，一定要把原理的功用和濫用分辨清楚。科學家與狂妄者的分別是：前者知道原理是有限制的，後者不知道原理是有限制的。對於熱心的鼓吹者失實的地方，若是

都要受鼓吹的科學或學說負責，不久連那科學的自身也要失却信用。聰敏的人決不以種族中最不幸的人批評那種的族，公正的批評者決不以學說不關緊要的地方去估量那學說的價值。

但是我們當注意的就是這學說的創始者自己也嘗注意誇張的危險。恩格斯晚年的時候受了反對議論的影響，嘗說有時候我們替這個學說鼓吹得太利害了。一八九〇年他寫給一個學生的信裏說：『青年人有時候對於經濟方面太注意，馬克斯和我對於這件事情是要負一部分的責任的。我們所主張的唯物史觀的原則，世人多不承認，所以我們爲辯駁反對者的攻擊，不得不極力主張。經濟以外，還有各種要素，相互之間，各受影響，我們早就承認了。不過因爲沒有工夫，地方或者機會，所以就沒有提到』

(15) 在另外一封信裏，恩格斯說得更見清楚：『照唯物史觀講來，歷史中最有關係的元素是實際生命的產生和再

生。過乎此者，馬克斯和我都沒有說過。但是如果有人牽強附會的說經濟元素是唯一的分子，他把這句話就弄成一句無意識，空虛，不近情理的謬了。經濟情形是基礎，而基礎上的構造之各種成分——階級戰爭的政治形式，結果，和組織；法律的形式，各級人民腦海中對於這些戰爭的反映；各種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學說；與宗教的觀念——對於歷史上各種競爭的發達都有影響，並且有時還決定這些競爭的樣式」(16)。

所有的東西都以經濟的變遷來解釋，自然是不行的。恩格斯說：假使歷史中的事實都以經濟的情形來解釋，不惟近於自矜博學，而且令人可笑(17)。政治的情形和國家的習尚，往往佔一個更緊要的地位。如果說祇因布郎登堡 (Brandenburg) (即普魯士) 經濟的優勝，所以在德國各邦中就應該成爲將來的強國，那簡直是瞎說。如果說每一個德國的小區域祇因爲經濟的原因，就可以定他們的存亡，那簡直是和以德國各種方言的不同完全

是由於經濟的原因的話，一樣的不近情理。

所以歷史的唯物論的學說於其極端的形式，已經爲其創造者所吐棄。不幸，許多歷史的唯物論者因爲言語極端的緣故，把一個於其最好的形式中，含有至理，且對於科學進步很有幫助的學說的信用，掃地無餘。

1. 一八九九年基士倍教授 (Prof. Kossobey) 從法文譯成英文名爲社會之經濟基礎。意大利原本印於一八八五年，三版的時候是一九〇二年，名爲社會組織之經濟基礎。關於這同樣的普通問題的，羅利亞還著了幾本重要的書，就是：資本產業的分析（一八八九年），社會學與其工作（一九〇一年）和資本主義與科學（一九〇一年）。

2. 英國，法國，和意大利有許多批評家把羅利亞看做經濟觀的學說的創始者，這很可以證明在德國以外很少人研究馬克斯的著作。就是基士倍教授也未見得完全不蹈這個錯誤。參看英譯社會之經濟基礎的

譯者序言第九頁。然而羅利亞自己卻未嘗那樣想。參看他近來一九〇二年的著作馬克斯與其學說，並且特別參看第三十一章關於恩格斯的批評。

3. 見英譯資本論五二三頁小注一。

4. 見麥奇尼可夫的文化與歷史中的大河（一八八九年）。就這一方面而論，馬克斯是先於麥奇尼可夫；在二十年以前，馬克斯就說過：『在印度一個大國所以能設統轄一小而不相聯屬的生產機關的緣故，是由於許多物質的基礎，而這些物質的基礎之一就是灌溉的均勻。』——見資本論五二三頁小注二。柯茨基因為這段書的緣故，研究其他的亞細亞神權國家的情形；麥奇尼可夫的書出版的時候，正是柯茨基盡心研究的時候，然而柯茨基研究的結果，不知不覺之中，恰與麥奇尼可夫的見解相同，也可謂很奇怪了，——見一八九九年新時代雜誌第九卷四四七頁小注。

5. 浩爾 (Thomas C. Hall) 的英國現代的宗教運動之社會的意義於一九〇〇年出版。浩爾注意現代的宗教運動之社會的和經濟的方面。
6. 柯茨基在一八八五年新時代雜誌第三卷四八一頁和五二九頁裏的基督教的產生，與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栖利雪社會民主黨第十九期和第二十期裏的包爾和早來基督教，第一次作出一個『經濟的基督教觀。』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的新時代雜誌裏，斯美提 (H. Schmitz) 在一八九七年新時代雜誌第一期四一二頁裏，與柯茨基在一八九五年社會主義史第一卷的早年基督教的共產主義那一章裏，又發揮經濟的基督教觀。
7. 赫爾曼 (Hermann) 在一八九九年的社會主義對於基督教產生的誤解裏，曾經指出一些反對的議論。然而柯勒耳 (Köler) 在別的一方面又未免離題太遠了。

8. 在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第一期五八〇頁裏，司梯利黑博士(D. F. Sturtevant)第一次把這個觀念作出來。但是從下一個小注所說的那篇文章裏看來，這簡直就是抄襲那位柄利雪的希臘大學私人教授的文章而來的。見新時代雜誌第十六卷第二期一五四頁。

9. 經濟學與哲學或者哲學與現存社會的生活術。第一卷：哲學與在社會情形之上的希臘生活術。著作者埃羅特駱婆落司，一八九八年初版，一九〇〇年二版。

10. 見第二版序言。

11. 見經濟學說與哲學一六頁。

12. 馬薩利克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一四六頁裏，嘗引用之。

13. 見文化與衰頹的定律。

14. 見英國思想的發達。

15. 這封信發表於一八九五年十月一號的社會主義的學士會會員；格羅利黑在一八九七年的唯物史觀論文第七頁裏，馬薩利克在一八九九年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一〇四頁裏，都嘗引用之。
16. 見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五號的社會主義的學士會會員三五頁，重印於一九〇〇年佛特曼的歷史的唯物論二三九頁裏。又參看恩格斯一八九〇年的第二封信，這封信發表於一八九五年的萊蒲西民報第二百五十期，重印於佛特曼的歷史的唯物論二四三頁。更參看恩格斯一八九三年的一封信，這封信發表於墨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第二版第二卷五五六頁。在這兩封信裏，恩格斯對於唯心元素的重要的觀念，已經表露出來了。
17. 見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五號的社會主義的學士會會員。

第五章 這個學說的真偽

我們對於經濟觀的學說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創作這個學說的人實在說得有點過分，有的地方也真容易令人誤會。有些鼓吹這個學說的人也未免說得太利害。最不幸的是採用『歷史的唯物論』這個名字。唯物史觀和功利的道德論一樣，因為名稱的緣故——而不是因為意義的緣故——大受非難。其實這兩種學說都不是鄙陋不堪的。

就他的本義而言，經濟史觀並不說：普通的人生現象，或者特別的社會生活的現象，要用經濟原因來說明的。沒有人肯主張語言的或美術的各種表現都是由於濟經狀況。更沒有人肯說：純粹科學的各種形式和普通社會情形有何等密切的關係。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心裏進化的緣故；並且就是他的物質的需要，大部分也以他的心理的變化為轉移的。心理上的事實一定得要注意的。

有人以爲駁倒了經濟生活在發生順序上是在社會生活或精神生活以前之說，卽等於駁倒了經濟觀的學說，其實大謬不然⁽¹⁾。因爲經濟觀的學說並沒有要求在發生上是在最先。

如果專門去爭論一個假定的因，和一個指定的果，時間上那個在先，那簡直是無關宏旨的問題，這好像雞和卵先有那個的老問題一樣。生物學者現在一點也不爭論環境的影響。但是說某某種類的變化的時候，並不是說環境先在那兒，機體以後才到。沒有環境，固然沒有變遷，但是沒有機體，也不會有變遷。機體適應環境祇是說：在現存的一切變異中，祇有最適於保種的，方才能夠被選。如果沒有變異，那就沒有變化。在環境變更以前，即使有變異的事實，也不足以否認機體適應環境的學說。我們雖說機體要受環境的支配，然而他們發生的先後却不必管。

人類也是這樣。一切人類的進步歸根及底都是心理的進步；一切變

遷都要經過人類的精神。所以一切人類進化都有心理的基礎。但是有一個問題還待解決。決定人類思想的東西是什麼？即使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要求之於社會情形之中，仍然不必管那社會環境發生是否在心理生活之先。馬克斯全部學說的精華都在他的一句名言裏：『人類意識不是決定他的生存的，但是他的社會生存是決定他的意識的』(2)。就純粹的哲理方面而言，這句話固然有一點趨於極端，然而這句話並不受平常的批評；這句話不一定包括社會生存在前，意識在後的意義。這樣的意思與生物學中與此類似的學說一樣，一樣的沒有根據；生物學者說機體受環境的支配，他們不一定就以爲機體在先而環境在後。發生上先後的問題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但是有一個很可注意的批評，就是：經濟元素不足解釋普通一般社會的生活變遷。歷史唯物論的極端鼓吹者受哲學家史學家兩方面的攻擊。

他們似乎有時候說：一切社會學必完全以經濟學爲基礎，一切社會生活不是別的乃是經濟生活的反映（3）。但是這樣的話決定不能成立，並且這樣的語決定不是這個學說的溫和的鼓吹者所說的。

這樣的話不能成立的原因，是因爲經濟祇說到社會關係的一種，而殊不知世界上有多少社會需要，就有多少社會關係。我們不祇有經濟的需要，並且也有道德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和許多別種集合的需要；我們不祇有集合的需要，並且有個人的需要，如肉體的，工藝的，美術的，科學的，和哲學的需要。經濟學者所用之『效用』兩個字不祇是經濟學者所獨有的。世界上的東西，不祇有經濟的效用，並且有肉體的，美術的，科學的，工藝的，道德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或者哲學的效用。效用的表現就是價值；經濟學所討論的價值不過爲更大的種類的一分支。世人總常以美術的，科學的，工藝的，道德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的，或者哲學的價值估量事物和思

想而不管這些事物和思想的經濟的價值。祇要是效用和價值帶着社會的性質，——祇要他們依靠着人和人的關係——他們就是社會學所要討論的東西。經濟學祇說到社會效用或社會價值的一種，所以不能解釋一切的社會效用或社會價值。人事多端，複雜得很（4）。

照這樣看來，凡是對於個人不確的，對於人羣也必不確。以前的人必得把『經濟人』的錯謬曲為解釋，我們現在已經過了那個時代，可以不用了。我們誠然有一個經濟生活和經濟動機——使人類用最少的力量去滿足他的需要的動機。但是除了經濟動機而外，人類還有許多別的動機，並且就是經濟動機也不是到處都是一樣的強大或者一樣的不受別的影響的混雜。就是在人類的經濟生活裏，要想去詳細的分析一切對於人類有影響的動機，對於社會心理學者也是一件難事。世界上沒有『經濟人』，好像沒有『神道人』一樣。商賈有家庭的羈束，就好像僧侶有食慾一樣。

財富——就是經濟活動的內容——祇能夠隨着物品的加多以爲增益；而物品的加多又祇在乎要求的擴大。但是要求的擴大等於需要的參差。個人所需要的東西歸根及底以他的美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情形爲轉移。

所以經濟生活到了最後還是與倫理生活和社會生活相聯合。拉士金

(Ruskin) 的兩句話「世上沒有財富，祇有生命」，「除非高尚的人不能以高尚的東西爲財富」比之常人所見還要深奧一層。一切經濟發展的目的，在乎增多財富，並且使人能把財信用得正當。

那麼如果社會是個人的集合體，如果歷史是人羣和其組織分子（人民的活動的紀載，歷史就好似人類的多色衣飾。

所以祇就一方面而言，有多少種人類的活動或者需要，就有多少種解釋歷史的方法。我們不祇有經濟的歷史觀，並且還有倫理的，美術的，政治的，法律的，語言的，宗教的，和科學的歷史觀。每一個學者可以名正言順的

從他自己的特別地位去觀察已過的事實。

但是如果放開眼界去觀察人類的發達，我們很可以說經濟歷史是唯
一的重要的歷史觀；而不能說經濟史觀是許多重要相等的歷史觀中之一。
這個結論的大理由可以總束之如下：

以生存競爭實行天然淘汰是『自然』的鐵律，這是由古至今的人類
生活所都不能免却的。這個競爭曾經有三個樣式。第一個是羣和羣的
競爭；在現代的時候，這就變成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決鬥。第二個是
階級戰爭；最初是僧侶階級與軍閥或者工業階級的戰爭，稍後是金錢階級
與土地階級的戰爭，更後是勞働階級與資本階級——或者一個資本階級，或
者資本家的全體——的戰爭。第三個是各階級中個人間的爭鬥——為的是
每個人都想在他那階級裏稱雄。這三種衝突的最後原因都是由於生活
對於食物用品的壓迫；個人競爭，階級競爭，和種族競爭都是由於自然之吝

裔，人類稟賦之不平等，和社會際遇之不同。文明誠然設法減少這些災害，而一方面又保存物產和人類慾望中之不可避免的衝突的利益。但是祇要這個衝突有一天存在，人類生活的解釋就必得仍舊是經濟的解釋——調合物產和人類慾望的解釋。這個調合可以受美術的，宗教的，和道德的勢力——簡而言之，智能的和精神的勢力——的改變；但是到了最後，這還是一個生命和生活用品的調劑。

等到理想中更見完善的經濟調劑實現的時候——就是科學使我們可以有統馭生產方法的全權；人口的增加受人羣的有意識的活動的遏制；個人的進步和種族的進步都不是為自私的競爭；並且大多數人民的生活都能像現今最尊貴的人那樣舒服——經濟情形方才會消縮，為他種進步的社會元素所掩蔽。但是在那個時候未到以前，人羣的經濟情形必繼續占重要的位置。

自從有人羣以來，以至於今日，國家的興起，進步和衰滅，大部分都是由於人羣的內部或外部的經濟關係。人類利用經濟環境的利便，雖然是智力的和道德的勢力的產物，也不能於這個情形有所改變。自從有史以來，人類精神曾經幾度改變其形式，祇研究經濟元素固然不能完全解釋所有這些形式，然而祇要肉體不是受精神的支配，祇要求財不亞於求德，社會構造和社會各階級的基本關係，大部分就都得受這個很有勢力的影響——無論我們贊成這些影響與否，他們總是生活內容的一大部分——的支配。

人類活動誠然是有情感的動物的活動，所以人類史也就是心理發達史；但是人類生活依靠着個人和其環境的關係。向來個人和人羣的競爭都想利用環境，在這個競爭裏他們所最注意的東西當然是帶着經濟的性質。注重這些東西的歷史觀就是我們所謂經濟史觀。這些帶着經濟性質的東西却又不是惟一的重要，並且在特殊情形的時候，社會勢力的激動

和反動很可以使得非經濟的元素有最大的影響。但是就人類已往和現在的情形看來，我們很難去否認：普通一般根本的主要勢力，在寬廣方面還是帶着經濟的性質的。正常的經濟史觀不能包括一切的人生和進步；他不能解釋人類發達一切細緻的條件；不過經濟史觀注意那些『大部分引起國家和民族的起伏，盛衰，成敗，和吉凶』的勢力。他是一個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解釋。他在已往，完全是實在的；他在以後，漸漸的就要不十分實在了。

1. 例如本書著者的同事吉丁斯教授在一九〇一年六月號政治學季刊的經濟時代那篇文章裏，就蹈了這個錯謬。一九〇一年洒瓦多利（Salvadori）的經濟學與進化論五八頁至六三頁裏的說法，與吉丁斯大概相同。

2. 見馬克斯經濟學批評的序言第五頁。賀利齊耳（Hollibcher）的歷史定律於一九〇一年出版；他在這本書的九三頁以下所提出的爭辯，未

能得着真正的要點。

3 羅利亞的社會學把他的觀念說得最清楚他也是趨於極端者之一。在這本書裏他把社會學分做兩種，一種是他自己的經濟的社會學，一種是其他作者的生物的或者心理的社會學。

4. 哈勒大學 (Halle) 的法律教授司達姆勒耳 (Rudolf Stammler) 於一八九六年著一本大書叫做依照着唯物史觀的解釋的經濟和法律，在這本書裏，他從剛才所說的那一點去觀察歷史的唯物論而加以批評，至為有趣；他特別注重經濟對於法律的影響，司達姆勒耳對於馬克斯的態度，比多數反對這個學說的人對於馬克斯的態度，較為公平。他以為馬克斯的嘗試，就許多方面觀察起來，都是一個最可令人注目的，並且都是最應受人的稱讚的，不過他以為這個學說還沒有成熟，還沒有作得十分完善。司達姆勒耳不以為社會生活是不容一元的解釋的。就是他自

己的綜合也是根據於結局論之上，用社會目的和社會理想去觀察一切過去的社會生活。他特別注重法律和經濟的關係，給社會生活下一個界說；所謂社會生活者就是一個『從外面規定着的共同活動』；他又說：這些外界規則同時又規定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其他社會關係。所以他說：如果以某某社會關係為其他社會關係的普遍原因或者普遍解釋，那就未免太不近情理。其實所有這些社會關係都是同一原因的共同產物。

第六章 這個學說的定論

在結論的時候，討論經濟史觀的學說到底有什麼重要，應當從兩方面看。

以純粹的哲學眼光觀察，這個學說——特別在其極端的形式中——再不能算是一切人類生活的普遍解釋。人類不容一元的解釋；無論如何，非到

學問中最難的社會學，到了最後有其所以成立的定律，並且成就爲一個真正科學的時候，人類是不容一元的解釋的。若以歷史的唯物論爲施諸萬事而皆準的哲理的學說，是再也不能辯護的。

但是就經濟史觀的狹義而言——就是經濟元素在歷史裏嘗是一個最要緊的東西，並且一定要把歷史的元素計算在經濟裏——這個學說就嘗爲，並且現在還是一個很可注意的東西。這個很可注意的地方對於經濟和歷史又有什麼關係呢？

經濟學從前對於演繹法和歸納法的優劣的爭論現在已經停止。現在我們承認這兩個方法都是合法的，並且都是必須的。從前有人反對在經濟學裏尋找自然定律的緣故，是由於思想的混淆，由於誤以『自然定律』和『不可改變的法規』爲一物。最初作者說到自由貿易定律或者絲毫不變的放任主義定律的時候，他們並不是把『定律』這個名詞看做和

科學定律之定律二字相等，或者把他看做敘述許多事實之必然關係。然而這確是這個名詞惟一的正常用法。舊的誤解去掉以後，經濟中自然定律的概念，就和其他所謂純粹科學中之自然定律的概念，同樣的不礙事，同樣的有價值。解釋真正存在的東西固然是——一切科學的一部分，然而研究這些東西怎樣會變成他們自己那個樣子，在社會研究中比在一切別的裏頭，或者都更要緊。使現代經濟學完全和早年經濟學不同的，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大發現，那就是：一切社會制度都是進化的產物，所以他們就成爲歷史的，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範疇。

我們承認生長的原理和歷史的相對的原理，有幾個原因。德國法學的歷史派——薩維尼 (Savigny) 和埃赫紅 (Richhorn) 是這一派的領袖——使人預備去承受那個現在法學所以是一個顯著的真理的東西。經濟學者的歷史派——羅謝耳 (Roscher) 黑爾德布郎特 (Hildebrand) 和克尼斯 (Knies) 是這一

派的領袖——使普通民衆對於這個較新的概念熟悉些。達爾文的影響，與斯賓塞和華勒士所用於社會科學上之達爾文方法，更用進化和天然淘汰的學說，致力於生長的觀念。然而那些法學者祇限於法律方面；那些歷史派的經濟學者，無論如何，在起初的時候，總是沒有看見經濟生活和較寬的社會生活的關連。並且那些達爾文派來得又較晚。孔德受了聖西門的影響，曾經注意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關係，不過他自己的經濟智識却又太微。馬克斯出乎歷史派經濟學者意料之外，並且未嘗爲孔德所承認，早在斯賓塞著書之先，不惟說經濟制度都是歷史的範疇，並且用一個新奇的，有效的方法指出經濟事實和社會事實的關係。

以極簡單的原因，解釋極複雜的思想變遷，總是很危險的事。無可疑惑，這個較新的經濟思潮是由於各種影響而起的。但是我們很可以預言：等到將來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史家去研究近幾年的大過渡的時代，他就不

得不與馬克斯以更見重要的位置——從前的人，除了狹小的社會主義界而外，很少十分尊崇馬克斯的人。在純粹經濟學裏，馬克斯的著作雖然精美，然而他的著作又祇能因為批評性質的緣故，方才可以傳於後世；但是在經濟方法和社會哲學裏，永遠要記得馬克斯是一個先驅，即使他自己未能達到他的目的，而在人類思想和人類進步上，他也要算曾經開闢了一條有希望的新的路途。經濟史觀注重經濟制度的歷史的基礎，對於經濟學是很有貢獻的。

就他方面而論，經濟史觀對於歷史的貢獻更大。經濟史觀使我們不要祇在表面上着想。歷史的偉人學說曾經風行一時，所以將歷史弄得很簡單，幾乎使歷史僅僅變成一本時日事蹟的目錄。政治關係和外交關係之研究誠然使歷史這項學問更爲寬廣，並且最有名的作者，也都費力研究這兩種關係。第二步的進步就是受了歷史法學派的影響，更注重公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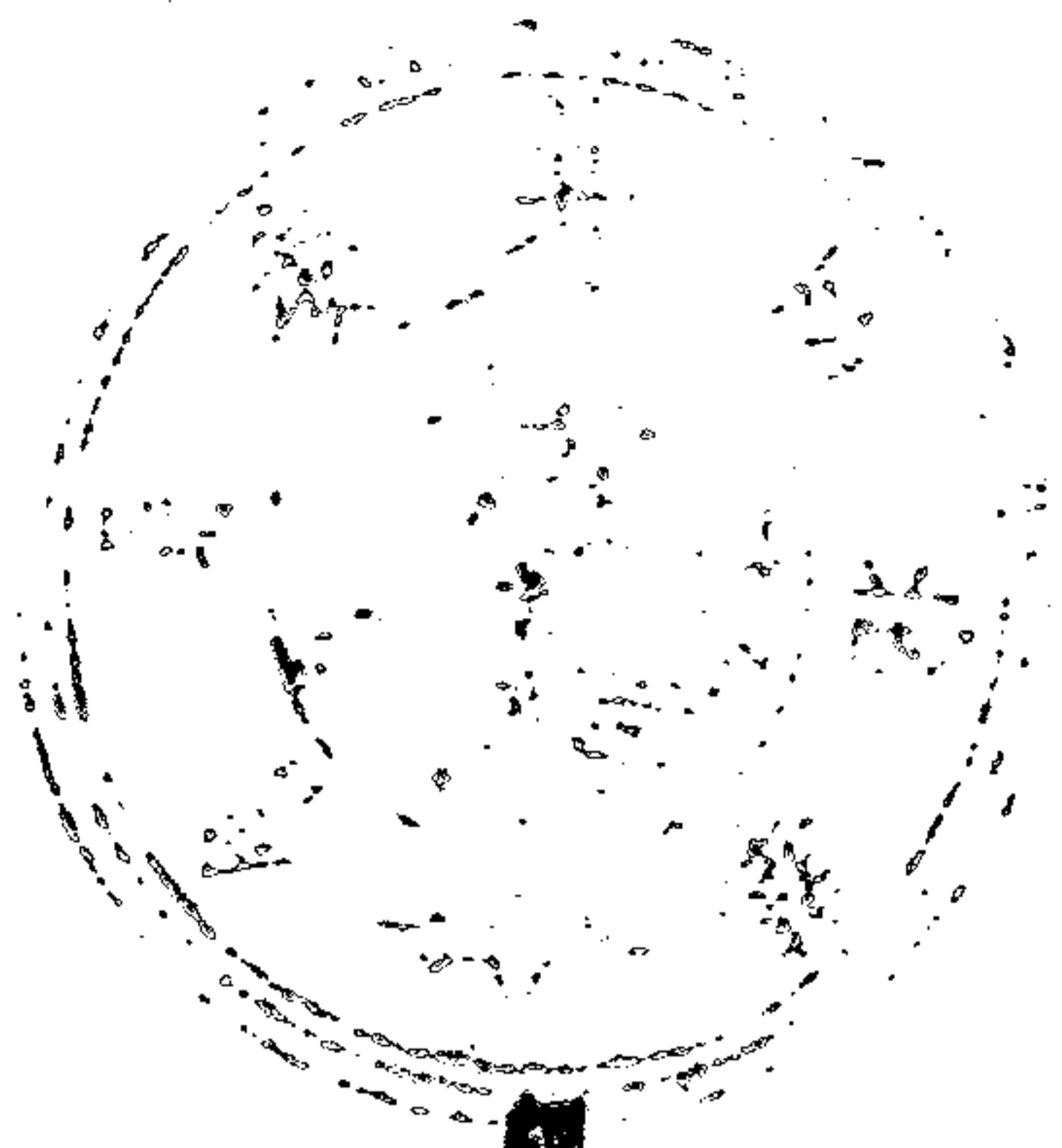
關係，去表明政治進步大部分都倚憲法史爲基礎。從前的人祇知道研究政治上的事蹟，現在的人漸知道研究政治制度的發達。這一步固然是合法的，不可少的，然而可惜世人未能窮鑽極研。現在還有許多作者把歷史完全看做一部憲法史，這很可以表明他們不過半解現代歷史學的精神。

現代歷史學的新精神在乎注重制度方面，而不在乎注重憲法方面的發達，所謂制度者又不祇專指政治的制度，還有連政治制度也包括在內的較寬的社會制度。我們現在注重社會的生長，漸漸知道國家生活和國際生活都是社會勢力的活動和互相激動的結果。因爲這個緣故，現在的歷史學比較從前就更見離奇複雜。現在的歷史學極力去估量各種元素的影響——這些元素的一部分是假的。現在的歷史學打算將社會科學——他的原理還未十分完備——的概要，介紹到已往的時期裏去。

但無論這件事業如何艱難，這個新理想已漸看得清楚。在這個新理

想成立的時候，經濟史觀所佔的地位雖然不是普通一般所常常看得見的，然而他的重要却是不可埋沒的。我們並不是說未來的史家都祇是經濟的史家，因為經濟生活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體。不過使人去注意到歷史裏社會元素的大部分却是由於經濟觀的學說。最初次注重法律的，政治的，和憲法的事實與經濟變遷的關係；並且最初次去作出一個『統一的歷史觀』的，是馬克斯和服膺馬克斯的人。我們雖然可以承認這個統一的歷史觀出現得太早一點，我們雖然可以說馬克斯自己對於這個歷史觀的解釋未免言之過甚（我們姑且不說他的解釋會使人發生誤會），然而大部分使歷史家的觀念聚集於他們從前所沒有注意到的，人類進步中的許多重要元素，的東西，却還是這個統一的歷史觀。從這個觀點看來，經濟觀的學說就更可令人注意。無論我們承認這個學說是普通一般人類進步的完善解釋與否，我們一定都要知道這個學說在激起一般學者的思想，與擴張

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概念和理想的時候，所引起的有益的影響。如果祇是因爲這個緣故，經濟史觀也應該爲將來學者的研究資料，也應該在心理發達和科學進步中佔據一個尊榮的地位。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一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三二〇〇)

世界經濟史觀一冊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本館代售
 Edward R. A. Seligman

原著者

譯述者

校訂者

發行兼
印刷者

發行所

陳石孚

陶履恭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